原富

序

嚴子既譯亞丹氏所著計學書名之曰原富俾汝綸序之亞丹氏是書歐美傳習已久吾國未之前聞嚴子之譯不可以已也蓋國無時而不需財而危敗之後爲尤急國之庶政非財不立國不可一日而無政則財不可一日而不周所用故曰國無時而不需財及至危敗財必大耗欲振厲國存雖財已耗愈不能不用故曰危敗之後尤急中國士大夫以言利爲諱又怵習於重農抑商之說於是生財之塗常隘用財之數常多而財之出於天地之間往往遺棄而不理吾棄財不理則人之睨其旁者勢必攘臂而并爭於是財非其財吾棄財不理而不給於用則仍取給於隘生之塗塗益隘而取益蕞於是上下交瘁而國非其國財非其財國非其國則危敗之形立見危敗之形見而不思變計則相與束手熟視而無如何思變矣而不得所以變之之方雖終日搶攘務徨交走駭愕而卒無分毫之益中國自周漢到今傳所稱理財之方其爲者則節用而已耳下乃奪民財以益國用已耳奪民財以益國用而所謂

取給於陸生之途是矣。此自殆之術也。節用之說。施之安甯之世。能使百政廢缺不舉。而財聚留於不用之地。施之危敗之後。則節無可節。廢缺者不舉。而亦無可聚留。循是不變。是坐自困也。所爲變之之方者何也。取財之出於天地之間者條而理之。使不溢棄而已矣。取財之出於天地之間者條而理之。使不溢棄。非必奇材異智而後能也。然而不痛改諱言利之習。不力破重農抑商之故見。則財且漏棄於不知。夫安得而就理。是何也。以利爲諱。則無理財之學。重農抑商。則財之可理者少。夫商者財之所以通也。農者生財之一途也。閉財之多途。使出於一。所謂陸也。其勢常處於不足。尙何通之可言。古之生財之途博矣。博而不通則塞。故商興焉。禹之始治水也。旣與益稷予衆庶稻及鮮食矣。又調有餘補不足。懋遷化居以通之。是商與農並興驗也。專農一途。故不需商也。禹於九州田賦。旣等而次之。至其貢篚。則皆所非所多相通易之物。凡畋之所獵。漁之所獲。民之所出。工之所作。卝人之所聚。舉財之出於天地之間者。無不財取爲用。夫是故勸商。其每州之終。必紀諸水冊輸。則皆商旅

所以通之路也是安有重農抑商之謬論乎禹之理天下之財至纖悉不專農如此

而卝利它途蓋揚之金三品至周而猶盛故詩曰大賂南金及漢武而後乃稍衰

歟史公有言豫章黃金取之不足更費其費也然上溯神禹時已二千年矣禹之興

卝利如此又據九州水道推論之使神禹生今時其從事於今之路礦可意決也況

乃處危敗之後則若周官之考宝衛文之通商惠工騋牝三千蓋皆奉神禹為師法

而可以利為後而諱言之乎今國家方修新政而苦財路衰耗說者顧謂五洲萬國

我為最富是貧非吾患也而嚴子之書適成於是時此亞丹氏言利之書也顧時若

不溯於商要非吾國抑商之說故表而辨明之世之君子儻有取於西國計學家之

言乎則亞丹氏之說具在儻有取於中國之舊聞乎則下走所陳貨為通人財幸焉

光緒辛丑十一月桐城吳汝綸

南洋公學

斯密亞丹傳

斯密亞丹者。斯密其氏。亞丹其名。蘇格蘭之喝谷郡人也。父業律師。爲其地鹽權。死逾月而亞丹生。母守志不再醮。撫遺腹甚有慈恩。卒享大年。親見其子成大名。而亞丹亦孝愛終其身不娶。壼門以內雍雍如也。亞丹生而羸弱。甫三歲。遊外家。爲埃及流匄所擄。尋而復歸。入里小塾。學書計。十四。進格拉斯高鄉學。十八而爲巴列窩選生。資以廩餼。入英之鄂斯福國學。當十七祺中葉。英國國論最汙。教宗演爭。上無犯之旨。凡後此所嚴爲立政憲法者。皆以謂叛上褻天之邪說而斥之。韓諾華氏新人英爲王。英前王雅各黨人。潛聚其中。陰謀所以反政者。以故國學師資廢怠。竟則放紛。斯密遊於其間。獨豐覽筆記。沈酣典籍。居之六年。而學術之基以立。既卒業。居額丁白拉。以辭令之學授徒。一時北部名流。多集館下。於是而交休蒙大闢。休蒙大闢者。以哲學而兼史家。爲三百年新學鉅子。斯密與深相結。交久而情益親。繼而主格拉斯高名學講習。其明年。改主德行學。又時時以計學要義演說教人。蓋斯密平生

著作傳者僅十餘種原富最善德性論次之皆於此時肇其始矣一千七百六十三年有公爵拔古魯者挾斯密以遊歐洲居法國者三十閱月法人爲自然學會會中人皆名宿而休蒙適副英使居巴黎則介斯密遊其曹偶遂與拓爾古格斯尼摩禮利葛皆莫逆爲摯交而斯密之見聞乃益進當是時歐洲民生蒸然大變將作法國外則東失印度西喪北美內則財賦朅盧政俗大壞華盛頓起而與英爭自立兩洲騷然自由平等之義所在大昌民處困阸之中求其故而不得則相與歸獄於古制有識之徒於政治宗教咸有論著斯密生於此時具深湛之思值變化之會故原富有作雖曰其人聰知抑亦時之所相也歸里杜門十年而原富行於世書出各國傳譯言計之家偁爾宗之而同時英宰相弼德於其學尤服膺欲採其言盡變英之財政適與拿破侖相抗兵連軍興重未暇及也然而弛愛爾蘭入口之禁與法人更定條約平其酒榷不相齮齕則皆斯密氏之書云夫兵者國之大賊而變法與民更始非四封無警尤不行北美自立英國債之積已多洎連普魯士以抗拿破侖海陸倥

微斯，英人無釋負之一日矣。顧英國負雖重，而蓋藏則豈至今之日，比其宜貧國而反富強者，夫非拮蠲關門，任民自由之效歟？則甚矣道之無負於人國也。居久之，斯密爲格拉斯高國學祭酒，年六十四矣。迨三年，死，葬於額丁白拉開蓋門之某園。斯密於學靡所不窺，少具大志，欲取經世之要而一理之。道遒命促，僅竟其二：一德性論，言風俗之所以成，其與同時哲學家異者，諸家言群道起於自營，德性論謂起於人心之相感。性豈弟，人樂與親，與人言論，不爲發端，俟有所起，而後舉之，機牙層給，彊記多聞，舉厥蹤跡，居好深湛之思，當其獨往，耳目殆廢。家本中貲，以學自贍，然最於財恤，蓋稀其蓋。死日，獨餘藏書，以畀其外弟賽格拉斯云。

譯史氏曰：德人最重汗德心學，見謂生民未有，必求其配，無已，其原富乎。夫二書解旨異趣絕殊，而德人稱之顧若此。或曰：斯密之避法也，去革命之起無幾時，然於學術未聞一論及之，此以云先幾之識，殆未然歟。嗟夫！此以見斯密之不苟，而立言之有法也。夫安危一國之變，雖庸夫儕爲之中，以邀名不中，無論，獨至知言之士，一言

之發。將使可復彼衛獸然者。知因緣至繁。無由施其內補之術故也。不然。據既往之迹。推必至之勢。理財養民之際。一私之用。則禍害從之。執因而導果。以斯密當此稱喻。人之於交食。良醫之於死生。決何難焉。雖然。吾讀其書。見斯密自說其書之見用也。則剔諸烏託邦。其論四民之愛國也。則首農而黜商賈。顧死未三十年。大通商政。行之者不獨一英國也。而死守稼律。將田主以族距執政。乃農而非商也。事之未形。其變之不可知如此。雖在聖哲。有時而窮。然則後之論世變者。可不謹其所發也哉。
可不謹其所發也哉。

譯事例言

計學西名葉科諾密本希臘語葉科此言家諾密為聶摩之轉此言治言計則其義始於治家引而申之為凡料量經紀撙節出納之事擴而充之為邦國天下生食為用之經蓋其訓之所苞至眾故日本譯之以經濟中國譯之以理財顧必求吻合則經濟既嫌太廓而理財又為過陿自我作故乃以計學當之雖計之為義不止於地官之所掌平準之所書然考往籍會計計相計偕諸語與常俗國計家計之稱似與希臘之聶摩較為有合故原富者計學之書也

然則何不徑稱計學而名原富曰從斯密氏之所自名也且其書體例亦與後人所撰計學稍有不同達用多於明體一也匡謬急於講學二也其中所論如部丙之篇二篇三部戊之篇五皆旁羅之言於計學所涉者寡尤不得以科學家言例之云原富者所以察究財利之性情貧富之因果著國財所由出云爾故原富者計學之書而非講計學者之正法也

謂計學創於斯密此阿好者之言也夫財賦不爲專學其散見於各家之著述者無論已中國自三古以還若大學若周官若管子孟子若史記之平準書貨殖列傳漢書之食貨志桓寬之鹽鐵論降至唐之杜佑宋之王安石雖未立本幹循條發葉不得謂於理財之義無所發明至於泰西則希臘羅馬代有專家而斯密氏所親承之師友若庚智侖若特嘉爾若圖華尼若休蒙大闢若哈哲孫若洛克若孟德斯鳩若麥庚斯若柏柢其言論譽歟皆散見於本書而所標重農之旨大抵法國自然學會之所倡者凡此皆大彰著者也獨其擇焉而精語焉而詳事必有徵理無臆設而文章之妙喻均智頑則自有此書而後世知食貨爲專科之學此所以見推宗匠而爲新學之開山也

計學於科學爲內籀之屬內籀者觀化察變見其會通立爲公例者也如斯密理嘉圖穆勒父子之所論著皆屬此類然至近世如耶方斯馬夏律諸書則漸入外籀爲微積曲綫之可推而其理乃益密此二百年來計學之大進步也故計學欲窺全豹

於斯密原富而外若穆勒倭克斛屈夏律三家之作皆宜迻譯乃有以盡此學之源流而無後時之歎此則不佞所有志未逮者後生可畏知必有廣續而成之者矣

計學以近代爲精密乃不佞獨有取於是書而以爲先事者蓋溫故知新之義一也其中所指斥當軸之迷謬多吾國言財政者之所同然所謂從其後而鞭之二也其書於歐亞二洲始通之情勢英法諸國舊日所用之典章多所纂引足資考鏡三也標一公理則必有事實爲之證喩不若他書勃窣理窟潔淨精微不便淺學四也

理在目前而未及其時雖賢哲有所不見今如以金爲財二百年以往泰西幾無人不然自斯密出始知其物爲百貨之一如博進之籌取前民用無可獨珍此自今日觀之若無甚高之論難明之理者然使吾輩生於往日未必不隨俗作見並爲一談也試觀中國道咸間計臣之所論議施行與今日朝士之言通商可以悟矣是故一理既明之後若揭日月而行而當長夜漫漫習非勝是之日則必知幾之神曠世之識而後與之此不獨理財之一事然也

由於以金爲財故論通商則必爭進出差之正負既龂龂於進出差之正負則商約隨地皆荊棘矣極力以求抵制之術甚者或以興戎而不悟國之貧富不關在此此亦亞東言富强者所人人皆墜之雲霧而斯密能獨醒於二百年以往此其所以爲難能也

爭進出差之正負斯保商之政優內抑外之術如雲而起夫保商之力昔有過於英國者乎有外輸之獎有掣還之稅有海運之條例凡此皆爲抵制設也而卒之英不以是而加富且延緣而失美洲自斯密論出乃商賈亦知此類之政名曰保之實則困之雖有一時一家之獲而一國長久之利所失滋多於是翕然反之而主客交利今夫理之誠妄不可以口舌爭也其證存乎事實歌白尼奈端之言天運其說所不可復搖者以可坐致數千萬年過去未來之躔度而無秒忽之差也斯密計學之例所以無可致疑者亦以與之冥同則利與之舛馳則害故耳

保商專利諸政既非大公至正之規而又足沮遏國中商業之發達是以言計者群

然非之非之譏是也然既行之後欲與更張則其事又不可以不謹蓋人心浮動而及被之者常有不可追之災故也已費母本不可復收一也事已成習不可猝改二也故變法之際無論舊法之何等非計新政之如何利民皆其令朝頒民夕狼顧其目前之耗失有萬萬無可解免者此變法之所以難而維新之所以多流血也悲夫言之緣物而發者非其至也是以知言者慎之斯密此書論及商賈輒有疾首蹙頞之思後人釋私平意觀之每覺所言之過然亦知斯密時之商賈為何等商賈乎稅關屯棧者公司之利也彼以槩而沮其成險巇七年之戰戰費既重而印度公司所待以楮柱其業者又不訾事轉相因於是乎有北美之戰此其害於外者也選議員則贖推舉議權稅則賂當軸大壞英國之法度此其害於內者也此曹顧利否耳何嘗恤國家乎又何怪斯密言之之痛也雖然此緣物之論也緣物之論所持之理恆非大公世異情遷則其言常過學者守而不化害亦從之故緣物之論為一時之奏劄可為一時之報章可而以為科學所明之理必不可科學所明者公例公例必無

時而不誠。

斯密於同時國事所最爲剽擊而不遺餘力者。無過印度之英公司。此自今日觀之。若無所過人者。顧當其時。則英公司之煇赫極矣。其事爲開闢以來所未曾有。以數十百歲汚逐利之商旅。際蒙兀之積弱。印民之內訌。克來福一竪子耳。不數年間。取數百萬里之版圖。大與中國並者。據而有之。此亞烈山大所不能爲。羅馬安敦所不能致。而成吉思汗所圖之而無以善後者也。其聲駭震耀各國之觀聽者。爲何如乎。顧自斯密視之。其驢非驢。馬非馬。上焉既不能臨民以爲政。下之又不足懋遷而化居。以言其政令。則魚肉身毒之民。以言其龍斷。則侵欺本國之衆。徒爲大盜。何裨人倫。惟其道存。故無所屈。賢哲之言論。夫豈瞀於一時功利之見而爲依阿也哉。嗚呼賢已。

然而猶有以斯密氏此書爲純於功利之說者。以謂如計學家言。則人道計贏慮虧。將無往而不出於喻利。馴致其效。天理將亡。此其爲言厲矣。獨不知科學之事主於

所明之誠妄而已。其合於仁義與否，非所容心也。且其所言者計也，固將非計不言，抑非曰大道止於為計，乃已足也。從而尤之，此何異讀兵謀之書，而訾其伐國殺戮伐之論，而怪其傷人乎。且吾聞斯密氏少日之言矣，曰：今夫群之所以成群，未必皆善者機也。飲食男女，凡斯人之大欲，即群道之四維，缺一不行，群道乃廢，禮樂之所以興，生養之所以遂，始於耕鑿，終於懋遷，出於為人者寡，出於自為者多，積私以為公，世之所以盛也。此其言藉令褒衣大袑者聞之，不尤掩耳而疾走乎。則無怪斯密他日之悔其前論，戒學者以其意之已甚，而欲毀其講義也。

原富本文，排本已多。此譯所用，乃鄂斯福國學頒行新本。新本羅哲斯所斠附者，羅亦計學家，著英倫麥價考，號翔贍，多發前人所未發者，其於是書多所注釋匡訂，今錄其善者附譯之，以為後案。不佞間亦雜取他家之說，參合己見，以相發明，溫故知新，取與好學深思者，備揚榷討論之資云爾。

是譯與天演論不同，下筆之頃，雖於全節文理，不能不融會貫通為之，然於辭義之

闕無所傅到獨於首部篇十一釋租之後原書旁論四百年以來銀市騰跌文多繁贅而無關宏旨則概括要義譯之其他如部丁篇三首段之末專言荷京版克以與今制不同而所言多當時瑣節則删置之又部甲後有斯密及羅哲斯所附一千二百二年至一千八百二十九年之倫敦麥價表亦從删削又此譯所附中西編年及地名人名物義諸表則張菊生比部鄭稚辛孝廉於編訂之餘列爲數種以便學者考訂者也

夫計學者切而言之則關於中國之貧富遠而論之則係乎黃種之盛衰故不佞每見斯密之言於時事有關合者或於己意有所棖觸輒爲案論丁甯反覆不自覺其言之長而辭之激也嗟乎物競天擇之用未嘗一息亡於人間大地之輪廓百昌之登成止於有數智佼者既多取之而愚懦者自少分焉而審豐嗇之際盛衰係之矣且人莫病於言非也而相以爲是行禍也而相以爲福禍福是非之際微乎其微明者猶或熒之而況其下者乎殆其及之而後知履之而後艱其所以失亡者已無

藝矣。此予智者罟擭陷阱之所以多也。欲遏其災。舍窮理盡性之學。其道無由。而學

矣。非循西人格物科學之律令。亦無益也。自秦愚黔首二千歲於茲矣。以天之道。舟

車大通。通則雖欲自安於愚。無進於明。其勢不可。數十百年以往。吾知黃人之子孫。

將必有太息痛恨於其高曾祖父之所為者。嗚呼。可不悲哉。

光緒二十七年歲次辛丑八月既望嚴復書於輔自然齋。

中西年表

西歷前二十四世紀　起甲辰訖庚子

唐堯元載至五十七載

西歷前二十三世紀　起辛丑訖庚辰

唐堯五十八載至百有二載　虞舜五十載　夏禹元歲至五歲

西歷前二十二世紀　起辛巳訖庚申

夏禹六歲至八歲　帝啓九歲　太康二十九歲　仲康十三歲

帝相二十八歲　少康元歲至十八歲

西歷前二十一世紀　起辛酉訖庚子

夏少康十九歲至六十一歲　帝杼十七歲　帝槐二十六歲　帝芒

元歲至十四歲

西歷前二十世紀　起辛丑訖庚辰

夏帝芒十五歲至十八歲　帝泄十六歲　帝不降五十九歲　帝扃
二十一歲

西歷前十九世紀　起辛巳訖庚申

夏帝廑二十一歲　孔甲三十一歲　帝皐十一歲　帝發十九歲
桀癸元歲至十八歲

西歷前十八世紀　起辛酉訖庚子

夏桀十九歲至五十二歲　商湯十八祀至三十祀　太甲三十三祀
沃丁元祀至二十祀

西歷前十七世紀　起辛丑訖庚辰

商沃丁二十一祀至二十九祀　太庚二十五祀　小甲十七祀　雍
己十二祀　太戊元祀至三十七祀

西歷前十六世紀　起辛巳訖庚申

商太戊三十八祀至七十五祀　仲丁十三祀　外壬十五祀　河亶
甲九祀　祖乙十九祀　祖辛元祀至六祀
西歷前十五世紀　起辛酉訖庚子
商祖辛七祀至十六祀　沃甲二十五祀　祖丁三十二祀　南庚二
十五祀　陽甲七祀　盤庚元祀
西歷前十四世紀　起辛丑訖庚辰
商盤庚二祀至二十八祀　小辛二十一祀　小乙二十八祀　武丁
元祀至二十四祀
西歷前十三世紀　起辛巳訖庚申
商武丁二十五祀至五十九祀　祖庚七祀　祖甲三十三祀　廩丁
六祀　庚丁元祀至十九祀
西歷前十二世紀　起辛酉訖庚子

廩庚丁二十祀至二十一祀　武乙四祀　太丁三祀　帝乙三十七祀　紂辛三十二祀　周武王十三年至十九年　成王元年至十五年

西歷前十一世紀　起辛丑訖庚辰

周成王十六年至三十七年　康王二十六年　昭王五十一年　穆王元年

西歷前十世紀　起辛巳訖庚申

周穆王二年至五十五年　共王十二年　懿王二十五年　孝王元年至九年

西歷前九世紀　起辛酉訖庚子

周孝王十年至十五年　夷王十六年　厲王五十一年　宣王元年至二十七年

西歷前八世紀　起辛丑訖庚辰

周宣王二十八年至四十六年　幽王十一年　平王五十一年　桓王元年至十九年

西歷前七世紀　起辛巳訖庚申

周桓王二十年至二十三年　莊王十五年　釐王五年　惠王二十五年　襄王三十三年　頃王六年　匡王六年　定王元年至六年

西歷前六世紀　起辛酉訖庚子

周定王七年至二十一年　簡王十四年　靈王二十七年　景王二十五年　敬王元年至十九年

西歷前五世紀　起辛丑訖庚辰

周敬王二十年至四十四年　元王七年　貞定王二十八年　考王

十五年　威烈王二十四年　安王元年

西歷前四世紀　起辛巳訖庚申

周安王二年至二十六年　烈王七年　顯王四十八年　愼靚王六年　赧王元年至十四年

西歷前三世紀　起辛酉訖庚子

周赧王十五年至五十九年　東周君七年　秦莊襄王二年　始皇帝三十七年　二世三年　漢高帝元年至六年

西歷前二世紀　起辛丑訖庚辰

漢高帝七年至十二年　惠帝七年　呂后八年　文帝前十六年後七年　景帝前七年中六年後三年　武帝建元六年　元光六年　元朔六年　元狩六年　元鼎六年　元封六年　太初四年

西歷前一世紀　起辛巳訖庚申

漢武帝天漢元年至四年　太始四年　征和四年　後元二年
昭帝始元六年　元鳳六年　元平一年　宣帝本始四年　地節四年　元康四年　神爵四年　五鳳四年　甘露四年　黃龍一年　元帝初元五年　永光五年　建昭五年　竟寧一年　成帝建始四年　河平四年　陽朔四年　鴻嘉四年　永始四年
元延四年　綏和二年　哀帝建平四年　元壽二年

西歷第一世紀　起辛酉訖庚子

漢平帝元始元年至五年　孺子嬰二年　新莽初始一年　始建國五年　天鳳六年　地皇三年　淮陽王更始二年　東漢世祖建武三十一年　中元二年　明帝永平十八年　章帝建初八年
元和三年　章和二年　和帝永元元年至十二年

西歷第二世紀　起辛丑訖庚辰

漢和帝永元十三年至十六年　元興一年　殤帝延平一年　安帝

永初七年　元初六年　永寧一年　建光一年　延光四年

順帝永建六年　陽嘉四年　永和六年　漢安二年　建康一年

沖帝永嘉一年　質帝本初一年　桓帝建和三年　和平一年

元嘉二年　永興二年　永壽三年　延熹九年　永康一年

建寧四年　熹平六年　光和六年　中平六年　獻帝

初平四年　興平二年　建安元年至五年

附歷第三世紀　起辛巳訖庚申

漢獻帝建安六年至二十五年　後漢昭烈帝章武二年　後主建興十

五年　延熙二十年　景耀五年　炎興一年　魏咸熙元年

晉武帝泰始十年　咸寧五年　太康十年　惠帝永熙一年　元

康九年　永康一年

西歷第四世紀　起辛酉訖庚子

晉惠帝永寧元年　太安二年　永興二年　光熙一年　懷帝永嘉六年　愍帝建興四年　東晉元帝建武一年　太興四年　永昌一年　明帝太寧三年　成帝咸和九年　咸康八年　康帝建元二年　穆帝永和十二年　升平五年　哀帝隆和一年　興寧三年　帝奕太和五年　簡文帝咸安二年　孝武帝寧康三年　太元二十一年　安帝隆安元年至四年

西歷第五世紀　起辛丑訖庚辰

晉安帝隆安五年　元興三年　義熙十四年　恭帝元熙二年

宋高祖永初二年至三年　少帝景平一年　文帝元嘉三十年　武帝孝建三年　大明八年　廢帝景和一年　明帝泰始二年至七年　泰豫一年　蒼梧王元徽四年　順帝昇明二年　齊高帝建元

四年　武帝永明十一年　明帝建武四年　永泰一年　東昏侯

永元二年

西歷第六世紀　起辛巳訖庚申

齊和帝中興一年　梁武帝天監十八年　普通七年　大通二年

中大通六年　大同十一年　中大同一年　太淸三年　簡文

大寶二年　元帝承聖三年　敬帝紹泰一年　太平一年　陳高

祖永定三年　文帝天嘉六年　天康一年　廢帝光大二年　宣

帝大建十四年　後主至德四年　禎明二年　隋高祖開皇九年至

二十年

西歷第七世紀　起辛酉訖庚子

隋高祖仁壽元年至四年　煬帝大業十二年　恭帝侑義寧一年

恭帝侗皇泰二年　唐高祖武德三年至九年　太宗貞觀二十三年

高宗永徽六年　顯慶五年　龍朔三年　麟德二年　乾封二年　總章二年　咸亨四年　上元二年　儀鳳三年　調露一年　永隆一年　開耀一年　永淳一年　弘道一年　中宗嗣聖元年至十七年

西歷第八世紀●起辛丑訖庚辰

唐中宗嗣聖十八年至二十一年　神龍二年　景龍三年　睿宗景雲二年　太極一年　元宗開元二十九年　天寶十四年　肅宗至德二年　乾元二年　上元二年　寶應一年　代宗廣德二年　永泰一年　大歷十四年　德宗建中四年　興元一年　貞元元年至十六年

西歷第九世紀　起辛巳訖庚申

唐德宗貞元十七年至二十年　順宗永貞一年　憲宗元和十五年

南洋公學譯書院印

穆宗長慶四年　敬宗寶歷二年　文宗太和九年　開成五年　武宗會昌六年　宣宗大中十三年　懿宗咸通十四年　僖宗乾符六年　廣明一年　中和四年　光啟三年　文德一年　昭宗龍紀一年　大順二年　景福二年　乾寧四年　光化三年

西歷第十世紀　起辛酉訖庚子

唐昭宗天復元年至三年　昭宣帝天祐三年　後梁太祖開平四年　乾化二年　梁主瑱乾化三年至四年　貞明六年　龍德二年　後唐莊宗同光三年　明宗天成四年　長興四年　閔帝應順一年　廢帝清泰二年至三年　後晉高祖天福二年至八年　●出帝開運三年　後漢高祖元年（稱天福十二年）次年（稱乾祐元年）隱帝乾祐二年至三年　後周太祖廣順三年　世宗顯德六年　宋太祖建隆三年●　乾德五年　開寶八年　太宗太平興國八年　雍熙

四年　端拱二年　淳化五年　至道三年　眞宗咸平元年至三
年
西歷第十一世紀　起辛丑訖庚辰
宋眞宗咸平四年至六年　景德四年　大中祥符九年　天禧四年
乾興二年　仁宗天聖九年　明道二年　景祐四年　寶元
二年　康定一年　慶歷八年　皇祐五年　至和二年　嘉祐
八年　英宗治平四年　神宗熙寧十年　元豐八年　哲宗元祐
八年　紹聖四年　元符三年
西歷第十二世紀　起辛巳訖庚申
宋徽宗建中靖國一年　崇寧五年　大觀四年　政和七年　重
和一年　宣和七年　欽宗靖康一年　高宗建炎四年　紹興三
十二年　孝宗隆興二年　乾道九年　淳熙十六年　光宗紹熙

五年　寧宗慶元六年

西歷第十三世紀　起辛酉訖庚子

宋甯宗嘉泰元年至四年　開禧三年　嘉定十七年　理宗寶慶三年　紹定六年　端平三年　嘉熙四年　淳祐十二年　寶祐六年　開慶一年　景定五年　度宗咸淳十年　恭宗德祐一年　端宗景炎二年　帝昺祥興二年　元世祖至元十七年至三十一年　成宗元貞二年　大德元年至四年

西歷第十四世紀　起辛丑訖庚辰

元成宗大德五年至十一年　武宗至大四年　仁宗皇慶二年　延祐七年　英宗至治三年　泰定帝泰定四年　文宗天歷二年　至順三年　順帝元統二年　至元六年　至正二十七年　明太祖洪武三十一年　惠帝建文元年至二年

西歷第十五世紀　起辛巳訖庚申

明惠帝建文三年至四年　成祖永樂二十二年　仁宗洪熙一年　宣宗宣德十年　英宗正統十四年　景帝景泰七年　英宗天順八年　憲宗成化二十三年　孝宗弘治元年至十三年

西歷第十六世紀　起辛酉訖庚子

明孝宗弘治十四年至十八年　武宗正德十六年　世宗嘉靖四十五年　穆宗隆慶六年　神宗萬歷元年至二十八年

西歷第十七世紀　起辛丑訖庚辰

明神宗萬歷二十九年至四十八年　熹宗天啓七年　懷宗崇禎十六年

大清順治十八年　康熙元年至三十九年

西歷第十八世紀　起辛巳訖庚申

康熙四十年至六十一年　雍正十三年　乾隆六十年　嘉慶元年

至五年

西歷第十九世紀　起辛酉訖庚子

嘉慶六年至二十五年　道光三十年　咸豐十一年　同治十三年

光緒元年至二十六年

原富

英倫斯密亞丹原本

侯官嚴復幾道翻譯

發凡

凡一羣生事之所需皆於其民力是出是故國之歲費與其歲殖有相待之率焉殖過費則為盈盈則其民紓費過殖則為朒朒則其民蹙其所視以為盈朒者常在四事一曰致力之巧拙二曰出貨之疾徐三曰生者之衆寡四曰執業之損益無論其國天時地利之何如率之盈朒恆視此四者均是田也甲十鍾而乙五則巧拙之分也均是民也此日一而彼日百則疾徐之異也至於游民衆多作為無益國以之貧其故尤易知耳

雖然四者孰重乎曰巧拙疾徐重而衆寡損益方之輕也凡國初民多為漁獵稍進乃耕稼夫漁獵之衆莫不操網罟執弓矢矣而耕稼之民亦無一夫之不田一女之

南洋公學

不織。彼其生未嘗不聚也。其爲未始無益也。顧今如是之民。往往赤貧羸苦。時憂乏之絶。而游牧之國。乃常以生事弗供。捐溺幼孩。播棄黎老。以食烏鷹狼虎而不恤。獨至文物隆明之國。其民生而不勞力者至多。而泰奢之優。轉什伯於勞力者。一國之內。百產充盈。衣食饒衍。其中最下小民。苟勤謹治生。則口體之養。有絶非草昧之民所能得者。然則即已事而觀之。四者重輕。大可見矣。

吾之爲書。將以考國富之實。與夫所以富之由。以前說之故。首論力作生財之功。所以益疾益巧之理。與夫生財之後。殊等之衆食數所以不同之由。是爲部甲。

夫力作生財之功。惟其巧拙疾徐既等。而後其所生之財。與生者之衆寡有比例也。而生者之衆寡。又視積貯之盈虛。與夫發貯與事者之得失以爲差。故吾次及母財。則其爲物之情。講其積畜之理。與夫母財異施。而國中力作亦以不同之故。是爲部乙。

巧疾交臻之後。則本末之趨。其勢常分。富國之效。因之亦異。重本者則厲力田樹畜

之民要末者則講通商惠工之政此其趣民力作均也而有在野在邑之異野邑之間道固者意恆有所偏重今夫亞洲（亞細亞即古安息轄音蓋西人分大地爲五洲其三皆命於希臘始皆一壤之名其後乃舉以被其全洲希人謂其國之西地爲歐羅巴埃及與加達幾諸部則曰阿非利加其始僅全洲之北地濱海者猶東國之稱亞細亞乃分亞洲之西極今則別之曰小亞細亞小亞細亞者漢所云安息安亞息細音近而收音之亞則猶波斯俄羅斯谷名之收音例也）震旦亘古重農而歐洲則自羅馬不綱以來國以製造懋遷相尚此其所以致然之故皆有至理定勢爲之非徵攷而深論之不可見也是爲部丙

本末異重者其始或由私利之牴牾或由黨類之偏見初非於其流極利害有前識也然由此而計學之家（理財明富名曰計學）宗旨大異焉或以謂國之大命在農或以謂利俗裕民莫若工賈此其說始則見於著述議論之閒繼則異於發政施令之際吾欲取諸家之說審其異同覈其事驗用以見古今諸國生理之所以不齊

南洋公學譯書院印

是爲部丁。

前四部之言財也，考租庸，論本末，皆合通國之歛盡息耗而言之，於國家之賦稅度支，則未嘗專及也。此論賦稅，總爲三篇。首言國無論君主、民主，皆有不容已之度支。自設官藍戎以至宮禁之御，何者爲國之正費，而此正費何者宜無區別以賦諸通國之民，何者宜有區別而於彼民宜獨，於此民宜賦。次言征歛之事，術各不同，遵何術則賦廣而民便之，失何道則賦廉而民以怨。末言近代諸邦以何因緣皆有國債，而國債之事，其與民生國計利病云何。蓋是三者明，則成賦經國之理備矣，是爲部戊。

原富部甲目錄

南洋公學
譯書院印

原富部甲上

英國斯密亞丹原本
侯官嚴復幾道翻譯

篇一

論分功之效

天下之常言曰民生在勤然則力作者將斯人所定於天之分而無可逃者歟雖然均力作矣其得效則此多而彼少其致力則此益疾益巧而彼常拙常紆其故果安在也曰其事首判於功之分不分

功以分而收效益多此民生日用之中所在在可見者也顧其效於小工作易見於大製造難知小工作所居之地狹所用之人寡所作之事不繁可一覽而盡也至於大製造則不然其所仰給者非一處之業能所辦也往往取輪於甲求輿於乙衡軫蓋橑各異其地摘而聚之而後成車其功之分難以見也故欲明分功之有益力作

則莫若明以小工作之業

案斯密氏成書於乾隆四十年去今百餘歲矣故其所言多與西國今日之情形異今日大製造多萃於一廠一肆之中蓋鐵軌既通會合甚易而一以省中儈之費二以交相保護而收利不貲重輕此雖大製造所以不敢廢也

不見夫業鍼者乎使不習者一人而爲之窮日之力幸成一鍼欲爲二十鍼必不得也今試分鍼之功而使工各專其一事拉者截者挫者銳者或磋其芒或鑽其鼻或淬之使之犀或業之使有耀或選純或匣納凡爲鍼之事十七八或以手或以機皆析而爲之而未嘗有兼者則計一日之功可得八萬六千鍼而或且過此數此見諸實事者也使以十八人爲此是人日四千八百鍼也往者不分其功則一人之力雖至勤極敏日不能二十鍼今也分其功而爲之則四千鍼而賒如然則以分功之故而益人力二百倍有餘也治鍼如是他製造可類推矣吾故曰益力之事首在分功

分功之為事大抵分之愈簡則其益力愈多而民生日優則分功之事日細蓋一二皆有相資之用焉今夫野蠻之國其一民之業在文明之國皆數人分治而不足者也彼之耕稼陶漁弓矢韝幕不異人而任之而此則一尋常服食器用之微其分功之多有不可勝數者夫如是則即分功之業簡又可以覘人國治化之淺深矣雖然事有殊形不能皆分之至極簡易如治鍼也譬如田功則分之不能若工賈之細矣蓋田功因時春耕夏耘秋收冬穫不能一時動而三時逸也其功之不可分以此而農術之進不若他業之多者亦以此富國與貧國較其農與工固皆勝也而勝之於農者終不若勝之於工者之無窮民力優毋財足其播穫也以時其得稼也恆有以盡其地力計其所勝如是而已然而其所出之糧與其所費之財與力常為比例不能遼遠也是故富國與貧國之粟美惡同則價相若富者之粟不能比貧者廉也波蘭之與法國其貧富相懸遠矣法之與英則又異也其田疇之荒治則殊而三國之穀價相若此不僅穀之一事然也地之所產皆如此矣此所謂生貨者也波蘭所出太

半生貨至於熟貨則舍物隨常物之外往往而絕欲與英法比隆亹乎遠矣

功分則人力之收效益多收效益多則生財之能事愈大此其所以然之故有三事簡而人習一也業專而玩愒不生二也用意精而機巧出三也

所由於事簡而人習者此最易見也蓋用志不紛雖事有至難及其久之皆若行其所無事故欲事之習必功之分分之益簡習之益至又嘗觀鐵匠之爲釘矣其非專業者竭日之力僅二三百枚而多不純善苟其專爲則日能八九百枚而善吾見日成二千三百枚而枚枚皆善者問之則童而習此未嘗他爲者也專之爲效不其見歟雖然人爲全釘尚非極簡之業也鼓鑪取炭治鐵審鍾皆一人之事而一釘之中豸其頭盝其尾其用器致功皆不同也故僅若此使由是而益分之若治鍼之爲者則人之成釘不啻倍蓰此歟又可知也

所由於業專而玩愒不生者民之能勤在無棄時而已棄時無異於棄財也業不專而屢易其業時必多民之治一業也飭其材庀其器而後從事焉使不易業無待更

求也易之必飭他材必庀他器而前飭前庀者皆無用矣此其棄時一也常人之情於易事之頃不能無趦趄當其始爲之時心未能即專也力未能即奮也必有頃焉乃臻服習已服習而心專力奮矣又使之轉治他業彼必逡巡徘徊以爲休息之頃使如是日數易焉何怪其功之盬而所需時日之多乎此其棄時二也此於一業固不覺也使合一國通數十年計之則爲之不疾而財之所以不生皆坐此矣且民既以業專而習亦以業紛而惰也鄉僻之傭工所操之業食頃輒易每易之際必延佇容與而後即功初爲之時其於事亦多不精審如是習之既久遂成疎懶惰慢蓋比比也

所由於用意精而機巧出者西國登事省力之機半由分功而出蓋用意既精巧捷之術恍若來告吾觀於工廠而遇極巧之機叩其所由多由工傭前以手足專司此事後得巧法創成此機如汽機初創時凡百運轉皆機自爲獨汽筩之內開闔須由人力以其事輕司以童子後此童子思欲趁閒遊戲因接桿繫繩使其隨機開闔此

乃汽機中第一妙製然其作者由於專業之董舉此一端則機由智創非虛語也夫以機代工則爲之者疾夫人而知之矣然機之所以成不必由執其工者製造之師以造機爲專業一機成家以之富故竭其耳目心力爲之格致家者不審手足之烈專以仰觀俯察學問思索爲功故於物力陰陽獨具先覺之智文明之國格致之學與百工同人專一途而易事進功有相得之用故民智愈高學之分功愈細業亦益精此專家之學所以衆也方其聚精會神人守一學若甚睽孤也者通合以成之則一群之民智大進此其有益人國不僅富之一言所可盡也而富爲尤著蓋功分而爲之者疾爲之者疾而百工之生物蕃一人之所出皆什佰其所自需人人有餘而交易之事起矣農以粟易械器陶冶以械器易布帛轉相爲易至於各養其欲各給其求而後止然此猶是爲未有圜法泉幣者言也泉幣興則其爲易益神而財益進故分功之國民勤而生物蕃生物蕃而交易起交易起而財用足

民有相資之用邦乃大和今夫生於文明之國而身爲賃工之傭亦貧且賤矣顧觀

其一身一室之所有為計其所仰給之人則百千萬億猶未盡也聞者疑吾言乎請先即其一罽而論之出毛布者首羊羊有牧者毛有翦者既翦而湅而梳而染而紡而織而破而縫而後成罽是獨指至切者言之其所待者固已衆矣然所待者又有所待也羊之毛不必其地之所有也於是乎有轉運之事以舟以車舟必有造舟者車必有造車者綿其帆綯其索均其輪字其馬至於棨檣轡銜之細皆必有工鈇焉則其事不舉則鐵器也於是乎有卝人有爐匠有鞴有冶有樵有立宮室者有鼓鞴鞴者有煮鍊者磨者礲者少焉則此弱與凡鐵之事皆不生轉而計之豈有數哉然則是儲一身一室之所有其至粗極陋固也順其牀榻臥具刀几鼎鐺與夫飲食餅酒之事其所待之人功雖巧曆不能計也是知人之在群雖至貧賤皆必有無窮之人與為通功易事之事而後濟微論富貴者矣雖然惟文明之國乃有是也非洲野蠻之王其壤地萬里億兆之衆殺生隨心求如吾儲一日之奉必不能也吾故曰無化之王不若有化之儲

案斯密氏之論分功也可謂辨晰矣雖然自後之計學家觀之猶有未盡者斯密之所言者通功易事也異事而相資也然其事必自通力合作始通力合作者同事而相助也十手而牽一罟十足而舉一碓使不如是事之不舉者衆矣烏致有餘而爲易乎且斯密所指分功之益亦未賅也所指之外尚有四焉一曰不異人而事辦今馳傳之人其持一械與持百械千械勞力均也牧者之飼一牛與飼十牛爲事相若也功分則無費人二曰不異事而效收事固有飭材庀工之後惟恐求者之不多印書其一事也功之未分則人而鈔書也功分則無費事三曰人得各審其才之所當夫人各有能有不能使不分功則或强於其才所不宜而力糜事苦惟分功而後各出其所長也四曰地得各出其產之所宜夫粤鐵米棉產各有宜不分功則遷地而不能良既分功則地各收其所獎四者既合人之能事從宏而財乃大出也

論分功交易相因爲用

功分而生財之能事益宏其事非俟聖人起而後爲之施設也非前知其能生財而後分之若此也蓋起於不得已焉夫人生而有群天與之以有欲其所以養此欲者求之一人之身不能備也則其勢必取於相資是故交易之事國而有之其利兼繁簡各視其進化之深淺爲差獨至禽獸則雖最靈者不能兩狗之逐兔也一角之一犄之有相資之用焉顧其事起於適然各逐其欲而偶有合非相爲約而各任其一事也爲不相易蟲猿不相易果蓋易者必先有此彼之分此彼之分禽獸未嘗有也故交易之事惟人爲能且禽獸之得食也於其類則以爭强者得之不問其誰屬也其於人則以媚搖尾諂舌伏身帖耳幸主人之已悅分其餕以果腹焉人之有求於其類也媕阿卑伏曲恒順旨與禽獸同術者固有之矣然而不可常用也生夫群之中蓋無時焉不待無數人之我供而後足使必俟悅我者則竭畢生之精力所結而相驩者能幾人設雖欲用禽獸之術自給勢有不能夫吾既常有求於群而他人之

惠養又不足恃吾將何所恃以奉吾生乎曰恃天下之各恤其私而已矣人自營之蟲也與自營之蟲謀其所奉我者是非有以成乎其私固不可也市於屠酤於麴糵乎高廩者之家以資吾一飧之奉非曰屠酤高廩者之仁有足恃也恃是三者之各恤其私而已入日中之市而與蚩蚩者爲易也意皆曰與我彼吾與若是是之於若方彼之於若爲有贏也則市之人皆欿之矣此吾所以奉吾生者也今夫無所易而受人之惠養者蓋有之矣行匄是也然而無所易者其一而有所易者多也受財物於仁人而是財物者不能適如其所求也方舉是以與市人爲易飢所食寒所衣風雨所庇覆皆必易焉而後得之則匄與不匄者同也然則交易者固人道所不能外也

有質劑（謂相易以約者）有交易（謂相易以物者）有買賣（謂以財爲易者）而生事以供亦有是三者而分功以著射獵游牧之民其中有善爲弓者善爲矢者以其弓矢易他人之禽獸牛馬如是而得方之自獵自牧之得爲多則彼將終於

弓矢之業而爲弓人矢人矣又有善爲屋廬幬幕者爲他人之屋廬幬幕而他人與之牛羊脯鮮如是而得方之自獵自牧之得爲多則彼將終於屋廬幬幕之業而爲梓人幕工矣又如是而有攻金之工爲之刀斤劍削又如是而有攻皮之工爲之衣屨冠履是故治化既開易事乃始易事既有乃各審其耳目手足之所最宜各操一術焉以稱其群之用勞一人之心與力而各有所出自享不盡斥其餘以爲易以給他人之求而已亦得其所欲始也以材力地勢異其業異之既久乃爲習者之門獨擅能事莫與能與之爭

雖然天之生才其爲異也始微彼之各以其能鳴而相望者不及者非用異以爲分實因分而致異苟自後而觀之則聖人之與游手度量相越豈有涯哉雖然非生而異也服習游處被教誨之不同由斯異耳乳齒未毀性情智慮不相絕遠當此之時雖父母比鄰不能指其異也洎丁壯而操業不同廬爵之分稍稍見矣其究也一則乃聖乃智一則爲奴爲隸聖智奴隸固有殊矣而孰謂其始之未嘗殊哉今使民

生而不易事不易事則不分功不分功則人之生事大致相若事相若則習同習同則民品一草昧之民其智若一邦之繇者正坐此耳故知民才相懸待心力分勞而後有也

案才異始微初民如是至進化既久之後則有種業積累之異不盡同也

由此觀之以人情之樂相爲用而有交易而有分功分功久而人品殊然數者相爲首尾亦以樂相爲用而後收殊品之利也禽獸類同而品殊者衆矣不待教不由習生而可見者也人之生聖智奴隸之爲異不若獒之與盧盧之與尨尨與牧狗之爲異也獒以絕有力著盧以善走著尨以警牧狗以馴著其能品各殊而不相爲用此何故也不易則不通不通則雖有殊能而皆立於獨爪牙耳鼻各用其所受於天者以自爲養而於同類則無利也至於人則不然或勞心焉或勞力焉而皆有相養之用民生而能操一技則皆有以食於其群自畢智爲一世之耳目至於轉移執事者之賤且勞皆爲其群所不能廢故分功交易而人道尊

篇三

論分功交易相爲廣狹

分功交易相爲用則相爲廣狹。山城小市之民。貿易所通其地甚狹。無取於專產一貨。（洪範八政一曰食二曰貨食謂農殖嘉穀可食之物貨謂布帛可衣及金刀龜貝所以分財布利通有無者如此則名貨者獨財帛其名不但不能賅食且不能賅餘物矣今是書中凡有交易之事者皆以貨稱與古義異學者詳之）專攻一業。何則自用而外多致餘貨。匪所與易故也。彼方舍其專而業其兼。轉其一業之有餘。以補他業之不足。夫而後生事得粗具也。天下固有至微賤之工。而非大邑通都莫能存者。轉移執事之傭。走巳負戴提挈。其爲技能賤矣。然不僅村墟屯集之中。無所用之。即在中市亦不能常得其雇直。邊鄙之民。聚而處者多不過數十百家。其中農民。爲屠者爲餅師爲釀者凡一家之所需大抵求之一身而備。如冶如梓如攻石之工。約百里而一有。而需茅綯索。例皆家自爲之。不能如都會之中雇某作治某事也。即

有分功亦分其大要而已攻木者總梓匠輪輿攻金者總冶桃鳬栗事近則一工兼程焉再析爲細勢不能也今如蘇格蘭之山邑歲用釘不過千數而中巧者日製千釘使其專之則三百六旬中一日食而餘日餓也可乎哉

地勢之於人事也川所以爲通山所以爲阻故舟車皆以通貨而車不及舟地爲水所通者其市場必廣而百工以興此所以分功之所始必在瀕海多江河之國而內地去水遠者常貧陋僿野而後時也試爲計之以一大車運四噸之貨自倫敦以往額丁白拉將車者二人輓車者八馬需時七日者六而後能達也以水道言之則操舟者七八人爲時亦四十二日其由倫至額可以運二百噸此貨與百人車五十馬四百者所致同也夫此人百車五十馬四百者將非徒用也必有此四十二日人畜之糗芻與夫車與馬之所耗損其他爲費因無論已至於水道不過六七人之所食一舟之耗損與風波之偶然此其難易廉費豈可同日語哉設此二邑者無水以爲通則其所行之貨必其輕簡珍貴價高而利厚者乃足以致其不能若今日之百貨

莫不通無疑也故市場狹者其交易寡交易寡者其功不分則貨棄於地而利寡矣由倫敦以至羯羅屈闍其爲遠幾何使惟有陸可通將行何貨焉乃可以當其費當其費矣而途中所過凶悍野蠻之國無數能卒達者幾何然而是二邑者今之交相爲市者至衆也互相爲用而百工興民各以富夫非斯水之力也哉

是故近水之土民勤而業良其爲通愈遠其爲業彌密富厚文明由此而出遠水之土四境而外與通者希大海之濱可漕之河皆爲四鄰之所隔其爲市也僅視本土之富庶以爲差故富教之效皆劣於近水者北美之始墾也來而集者皆沿江海之港其深入內地者往往而絕也

考之於史尤可知矣歐洲治化始於地中海之四周天下水入地深者莫此海若不通潮汐舍風所鼓則無巨浪小大諸島棋布星羅故水恬而多可泊初民舟製不堅不識磁鍼之用於此海最宜去岸遠邈目不見山則憚而不敢試若伯羅塔者地中海出大西洋之門戶也大秦之人稱曰巨靈之峽過此以西動色相戒涉者獨非尼

加加達幾尼亞二部之民垂千餘年餘國之民莫有出者

環地中海之濱十餘國埃及最古其民肆於農工最先埃及分上下國溯尼祿以南爲上埃及皆瀕河爲聚落去岸不百里則荒地矣尼祿下流播爲十數支爲下埃及兩分派結在在可以通航城邑林立而其民皆輸佚富厚爲北之冠最富國也其土與財以比例言於他國無所讓亦以瀕海而有鄂林摩斯二河之故是故海國多港汊內地多江河不淤不淺而常可濟者國之至寶致富之資也希臘義大里在古稱富強而至今爲強國者職是故耳

東觀夫亞細亞則印度之孟加拉最富庶而支那各省財賦最盛稱三吳一則瀕印度洋而承殑伽之衝一則臨東海而扼揚子之吭此皆與埃及之尼祿河同其利用者也埃及印度支那三古國皆有海禁以內地市場已廣不願有外交以致氣倨然而是三國者皆古盛而今衰

五洲之地阿非利加最混沌無穀其民於古稱野蠻而亞洲內地距大海者如斯吉

地亞韃靼錫伯利亞亦亘古未進化由北溟沍凍大河散處不可濬通故耳至如波羅特亞都里厄特黑海諸水之在歐如亞拉伯灣波斯灣孟加拉灣暹羅灣渤澥諸水之在亞皆斗入大地數百千里使之批窾導竅以成互通之利而非洲則未嘗有也且國有河而不播為小支或踞其上游而入海下流為他族所割據則其通商不盛蓋無支流則不相灌通失下游則出入多梗此所以達牛河雖長大而於上游諸國匪所利者坐海口為土耳其所據也此與有河之全由源達海者利害相懸遠矣

案中國北之黑龍南之瀾滄皆坐此患一失之於俄一失之於法也

篇四

論泉幣之始

分功局定民之生事取足於己者日以少待給於人者日以多專營一業自享有餘以與其群為易懋遷有無民皆待易而後足如是之群命曰商群

為易之始必有所窒甲居一貨而有餘乙於此貨有不足則甲願以易乙願易而得

之然使乙之所以易非甲之所欲有則易之事窮屠者鼓刀而宰全牛之肉非一身一家之所能盡也餅師釀者皆樂分有之餅師之易必以餅釀者之易必以酒設屠旣有餅酒而不欲多則易之事又窮如是屠者苦於有餘餅釀苦於不足卒不能相爲用焉此大不便也有智者起別儲一物使隨時隨地出以爲易人皆樂之而不吾拒則生事得常給矣

如是之物名曰易中方古之時易中亦多物矣有以馬牛羊者凡貿易之事皆以馬牛羊也由今觀之甚拙可笑然古之時資產物價以馬牛羊計者載之傳志不知凡幾鄂謨之詩謂諦阿默德之甲直九牛而格魯古之甲直百牛矣（考工記云牛戴牛）亞伯斯尼亞之易以鹽印度以象貝紐方蘭以乾魚威占尼亞以菸葉支那以鹿皮以布以絲衛藏以茶磚而蘇格蘭之民尙有攜釘以入酒肆者皆易中也

治化漸開易中必含他品而用諸金者必至之勢也諸金之爲物也不獨經久不壞爲萬物尤且析爲至微於値無損而由散爲合又易易也夫可析易合者易中最要

之能事也而他品不能如寶石如珠大以零碎值積微從不得以輕重爲比例也旣析不能復合合之不能復原值也此其爲易中不便明矣如牛如羊未食則不可析也已析則不可合也今有以羊易鹽豉者凡易必以全羊不可少也若欲多則必倍之必三之此其爲易中不便又明矣至用諸金則可析可合而多少輕重皆可相準此其獨有之德也故以爲易中最宜

案漢貢禹於元帝時欲罷鑄錢諸官而用布帛及穀議者亦謂交易待錢布帛不可尺寸分裂而禹議以寢

古今所用爲易中者貴賤諸金皆有之希臘之斯巴丹以鐵羅馬以銅印度以銀今歐洲各國則金銀並用

案中國古者皮幣諸侯以聘享金有三等黃金爲上白金爲中赤金爲下是三品並用與今英法諸國同也至秦并天下幣二等黃金以溢爲名上幣銅錢文曰半兩重如其文下幣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爲器飾寶藏不爲幣是金銅並用也漢

興以秦錢重難用乃更鑄莢錢降而爲五銖後代所用大抵損益五銖漢鑄號爲
圜法而齊布秦刀諸品微矣黃白二金亦無範以爲圜法者
古用金爲幣無圜法也羅馬之有圜法自司爾威始初以銅版貿交易其不便甚衆
出入必衡一也懼其雜無以驗二也賤金可忽貴金銖黍之差爲値甚鉅非精權微
驗不可則廢時失事之道也小民挾零金易常物必皆有事於衡既已煩矣而別其
雜僞尤難權金之器驗金之藝固不能以時具也則相率爲奸欺奸欺日衆其群乃
疑而利用厚生之道浸微浸滅故欲富其國而圜法不講猶欲肥之人而日飲瘠藥
也矧計之主於一錢之入市貳幾何精幾分皆爲著文明白範而鑄之是曰制幣此
質與道路市司價之官同意皆主杜絕奸欺使民相任而已
劑精雜難於審重輕而所繫亦重故制幣先有官印官印者課其精幾分也印其一
方不淆金幣猶今英國銀幣有師子頭印西班牙金鋌有庫印取以杜僞雜而已古
之用金以重計不以枚計僧毅亞伯拉罕買麥克非拉田於伊佛狠以白金四百希

格爲價此猶支那之用銀兩矣英國當撒遜種人爲王時收賦於民任土作貢不以泉幣至威廉議國造邦乃以幣賦然是時主藏所課入者仍言重不言枚也久之乃定制重幾何精幾分爲制幣一幣之面背像王面紀年月通印之時或爲邊紋極緻以絕雜偽摩鋊者夫而後國幣齊一價以枚稱銜驗之煩舉無事焉

泉幣之等其始皆即重以爲名也羅馬之幣名亞斯亦曰滂圖滂圖者磅也重如其名蒸精銅一磅也英國之幣名鎊鎊即磅也當義都活第一時重如其名得白金一臺磅至顯理第八之十八載始定制造幣用杜雷磅杜雷者法國邑名當時歐洲懋遷法國最盛而杜雷爲諸市輻湊處故其權量各國通行之法國之幣名利佛利佛亦磅也當察理第一時重如其名得白金一杜雷磅蘇格蘭與英吉利分治之世自亞烈山大第一至魯勃德布魯斯鎊制與英同英法蘇三國皆有便士始亦權名也二十便士爲一翁斯故一便士者二百四十分磅之一也鎊便士之閒有先令亦權名然其重時升時降無定程不若鎊便士之可準法古所謂蘇即先令易五便士有

時十二或二十或四十不齊如此英當撒遜時每先令作五便士然亦時變與法互市不能不隨法爲遷移矣法自察理第一以來英自威廉第一以來鎊先令便士三幣相受之率無大變改者變者獨其値耳吾嘗謂各國君王多貪無信務欺其民故制幣以重名而其重日削所可考者羅馬末年亞斯之重不過二十四初制之一雖名滂圖牛翁斯耳法國最甚後之方前僅六十六之一蘇格蘭次之三十六之一英最善今鎊方古猶餘三之一焉蓋其君操制幣之權則用仍名變實之術以與其國人相通此其所以爲聚斂之事也顧一時所造之紙幣其君不能獨用也將必與其民共之民亦操是以轉相給償通納賦貢不以此其負爾多贏得爾厚至使編戶齊民貧富易位雖國經干戈水火之禍變不如是之甚也皆居上無厭朘之厲已

案合觀斯密氏之論則泉幣之爲用可知已泉幣之爲用二一曰懋遷易中二曰物値通量此不必定金品也而金品之泉幣有四德焉一曰易挾二曰不腐三曰可析四曰値不驟變然自通商日廣而天下之礦產日多此第四德亦難言矣國

家制幣之要道二一曰銖兩數均二曰精雜齊等由是而生三善一曰便事二曰止奸三曰美俗夫泉幣所以名財而非眞財也使其所名與所與易者亡則彼三品者無異土苴而已

篇五

論物有眞値與市價異

言物之貴有二義焉有以利用言者有以交易言者物每有利用甚宏生事所不可無而不可以相易空氣水土是已亦有易權甚大而利用蓋微珠璣寶石是已夫欲明交易先辨三理一物以何者爲眞値眞値以何者爲差率二凡物之値不僅一事之所爲也必有數事焉叢而爲之三物自爲言則有眞値以之入市則有定價（物與物相易爲値與泉幣相易爲價後仿此）價時高時下非無故而然也明其故而後物價之情可得見矣以下三篇即言三理其理既賾其詞自繁理賾則有待於讀者之專精詞繁則有待於讀者之無厭能專而不厭而後斯理得其明也在不佞亦

勉爲其難而已請先論物之眞値

案空氣水土三者有時亦可相易正文云云特言其大凡而已又物値無自言之理斯密此說頗爲後人所攻

民之生也皆有其所需利訢悅者而貧富之等即以享此之權力爲差故化進而分功繁民之所享待於人者日益繁多產於己者日益專一其貧其富一視其馭功致物多寡之率而已矣己之物甲出以功力者也以易他人之物乙則彼出乙之功力宜與我出甲者相當是名爲値然則功力者物相爲易之眞値也而百產之値皆可以功力第高下矣

人情狃於習則昧其本然故獨視金銀銅三品爲財而萬物皆以此計貴賤一若非泉幣莫可貴者不知始也百產之登非力不辦其不由三品以市諸富媼明矣即至今日十室之中粗者械器珍者珠玉溯其元始非力曷來始也以力致物今也積力於物及其未毀斥以與人或易物焉或得錢焉自我觀之其所得者必讐於是力者

也然則今之所爲不過假前積之力以節吾今用之力已耳何則假使無物可斥而吾欲有其錢物其必奮吾今有之力勞而後能得之無疑也

郝伯斯曰財者乃權雖然權亦多物矣有使衆之權相之坐廟堂以進退百執事是已有威衆之權將之主兵柄以戰勝攻取是已斯之爲權不必有財者之所能得也然則有財者之權爲何如權乎曰能致物而已其致物云何曰致他人之功力與其功力之所成就而已入五都之市其列肆而待沽者皆功力之積也故其致物彌廣者其稱財彌雄其積力彌多者其爲貨彌貴

夫物既有眞値矣入市之頃何不準此以相易乃更云與市價異者何也曰論物値之所由起固當言功力而人未嘗用此定市價者則較物所積之功力難也今使執功力以爲準則將以勞力之人數定乎抑以用力之久暫殊乎而無如二者可以較同事之人功而不可以齊異曲之能事也有勞逸焉有巧拙焉事固有一人之爲難而於十人之爲易又有一舉手奮舌之技待十年數十年勤苦服習而後能者是之

盡率又烏從而課乎是故物之相易也其值其價皆取定於兩家當市之評甲仰而乙俯之乙出而甲入之商榷抑揚至於各得分願而後止夫如是者謂之市價市價必不皆眞值也而交易常法必待是而後行

案斯密氏以產物之功力爲物之眞值值之高下視功力之難易多少爲差其言雖近理然智者千慮之一失也蓋物無定值而純視供求二者相劑之間供少求多難得則貴供多求少易有則賤方其難得不必功力多方其易有不必功力少也一畝之地處僻邑遐鄙價數金而莫售及在都會之中雖萬金而爭買此豈有功力之異耶一樹之果向陽者以甘大而得善價背日者以小酢而人棄之此豈又有功力之異耶故值者直也兩相當之名而對待之數也以功力言則物物所獨具而無隨時高下之殊矣此所以後之計學家皆不由斯密氏物有眞值之說也

且交易之事以物易物者多以物易力者少多則著而易喩少則微而難知物實物

也力懸意也故計物之値以功力多寡言不若以異物之多寡言何則取便常智顯而明也

然此猶是圜法未立泉幣未行時也至圜法既立泉幣既行則凡物入市皆以易錢挈以易物屠者欲得餅酒不復持其肉以與餅師釀者爲易也彼方售其肉以得錢更持其錢以求餅酒夫如是則其所出以爲易之肉與其所易之餅與酒皆有以錢計而便之其名値也曰吾肉每磅値三便士四便士不曰若干枚餅亦不曰若干斤酒也是故泉幣既行則凡物皆名錢是爲物價不僅不以產物之功力言且不以所當之他物言也

夫天下既皆以錢名物矣吾論物値不以錢而以力何也蓋惟己不變者乃可以較物錢之爲物不能不變也錢必以金銀銅三品爲之是三品者其値之變化與他物同有時易得有時難求故有時而貴有時而賤總天下而課其衆尠視其時礦產之多寡肥磽而已往者美洲新通金銀二礦所在多有采運致之不甚費功力故其時

金銀之値參昔之一。物產之費力少者。其取力亦少。其取力少者。其易物自不多。而俗不曰錢之賤。乃曰物之貴。此所謂通習者也。三品之變如此。因而爲泉幣之變又如此。設用之爲物値之程。何異古者以肘量長短。以撮量多寡哉。隨體爲異。其不足整齊萬物較差等明矣。至於功力則不然。功力幾何。無論何地何時。自勞力以產物致貨者言之一耳。精力肢體如平時。工巧便給相若。一功之程。其所服之勞苦。與其所不得自由之情一也。其庸固時有高下之差。然此其庸變。非其所施之功力變也。大校而言。費力多者其物貴。費力少者其物廉。惟功力有恆。可以爲物値之準。以功力言者。物之眞値也。以三品泉幣言者。號爲假者也。號爲假者。市價也。市價不足定貴賤之實也。

產一物。致一貨。使其功力從同。則勞力者視之如一。是固然矣。然自雇役者視之。則有時而多與値。有時而少與値。故力役與百貨等。亦若暫貴暫賤。無定程者。不知此乃所與以爲値者之變。而非力役之能變也。是故以常法論。則力役亦有眞値市價

之分眞値云何爲一日之工而一日之飲食爲凡生事所必不可少者是已市價云何一日所得之錢是已勞力者之優絀貧富與眞値有比例與市價無比例也●夫嘗物力證爲眞値市價之分者非虛爲精審無益事實也蓋其異不可不知知者於人事有大裨譬如有人買田而約歲收租若干石使其約納禾稼地產雖懸千載無大差使其約折色爲金銀數十年可以絕異何則禾稼地產與力役有比例而三品泉幣其貴賤可年月不同也故約租稅以泉幣折色交納者有二弊焉國法常變名同而實異一也三品之饒儉有時輕重雖等而易物之權大殊二也

何言乎國法常變名同實異也制幣者國家之權使爲民上者意謂吾存其名而制之輕可以邀一切之利則幣日窳而民又不能覩輕幣與重者同也斯折扣之矣故雖租常如約而歲入遞微何言乎三品饒儉有時而易權大殊也前者美洲得礦多而歐洲之金値減地不愛寶其減方長然則租之以金論者又日虧矣前者以枚計而少後者以重計而亦少

故租稅賦之事則折色者便一時而任土物者可久遠往者英后額理查白十八年著令云國中學校田業其三之二爲若干金其三之一納禾稼地產或隨時准照最近市廛時價折色完納攀栢來斯敦言此三之一者之所折納已倍其三之二之金數矣然則今之金較古之金爲值不過四分得一而已且此固由金値遞減易權世微而非由國法之敝何則英國制幣自馬理亞至今尙無有變如鎊如先令其精其重皆仍舊也假其金之本値日賤而國家制幣又復世輕則折色之受損愈不可計矣蘇格蘭國幣遞輕方英爲甚而法則更甚於蘇故法國折色之租在古爲重在今幾與無租同焉

物値之不變者莫如功力穀次之金銀爲下民待食而後能出力役故以若干穀易若干力以廉課功年代雖遠其率略同雖然穀特較他貨爲有恆而已遽謂其値不變又未可也大抵民食豐耗視治理之進退隆汚進者優於中立中立優於退者故日以廉課功不能無變功之廩食變則穀之爲値又烏能無變乎顧其事以數理言

之則二者相待為變之率有雙單之異穀值之變也視其與功力相待之率此單率之比例也他貨物之值之變也必先視其與穀相待之率而後及其與功力相待之率此雙率之比例也單者變簡雙者變繁故租之舍穀而以他貨物言者其變大也不折色之租固較折色者為可久然必自其既久而觀之乃可見耳大抵米麥之值稘與稘較（百年為稘）其變常少年與年較其異轉多而力役庸錢常法不隨當年糴食之貴賤為高下而與通數年數十年穀食之平價為差而穀之平價視金銀銅三品之易權三品之易權視其物在市之盈不足其物在市之盈不足又視卝業之耗羨與運致之難易此猶是以所費功力之多寡差之矣夫三品之易權稘與稘較為變常大年與年較為變蓋微有經數十百年無甚相絕者故其時穀食之平價懸久相若而力役庸錢亦懸久相若而其國之有大變故者非所論也至於上下數稔之間洊歲斗五十而今歲斗百者則恆有之當其斗百不折色者之所收自倍於斗五十者而力役之庸則不必因之而為變

吾之所求在得一物焉以衡量萬物之眞値以審其貴賤之差由前觀之物之最公獨眞不以地殊不以時異可以爲諸値之程準者獨人力明矣三品之不可用者以其稘而異也五穀之不可用者以其稔而殊也不以稔殊不以稘異或久或暫程焉皆可得其眞者惟人力耳舍人力而欲衡量物値則定百年以外之物値金不如穀價同者其馭力同也較數年以內之物値穀不如金價均者其食功均也三品者以世事爲盈不足五穀者以歲時爲饑穰二者均有所不逮故功力者物値之程準也嚮物貴賤而設爲眞値市價之分與夫以金以粟以力評之之互異著計學者必窮其源不得已耳然知其義者於國家任土作貢則壤成賦之道或有裨焉至於民生日用治產積居固無事此也同地同時物之市價必與其眞値相爲比例也物之不勞而出者其價必廉物之索價高者其眞値自大道一廉之貨其眞値上下之差視其價而第之可也雖然此必同地同時而後可或地異或時異或地與時俱異徒以價嚮萬物之貴賤者未有不失其情者也

地異則徙價固不足喻物之貴賤然而通商行貨之家其操奇計贏所謂稽出入者又常在市價之賈真值非所論也今假有商爲通貨於倫敦廣州之間在廣之銀半翁斯其易物與馭力之權或大於在倫之一翁斯夫如是以眞價言之則廣人之有半翁斯者實富於倫人之有一翁斯者而物之在倫價一翁斯者貴賤於在廣之價半翁斯者然而彼通貨之商固不如是以喻物論殊絀也彼但知貨之能以半翁斯得於廣而轉以一翁斯售於倫則彼於此一入一出之間夫已業百贏百一若倫與廣二地之銀易權相等也者贏與折之分純視乎市價之多寡爲當計眞值哉是故懋遷之巧拙恆以市價之高低爲斷而常人之治生自旦明而至於晦所言與聞又無時焉不在物之市價習之既久視爲固然斯天下攘攘熙熙無一人爲能語物之眞值者矣

今所欲講而明者既在富財之原則物求眞值事不可廢顧眞值必以人力言而力役之庸古及今貴賤之不齊傳記不少概見末由致得其眞獨五穀之價雖不盡載

閒獨有一二存者故欲定一物以爲群値之程準又不得不降求其次舍功力而取五穀矣此亦爲其稍近眞者非曰其物果不變也是書嗜物眞値多取其時穀價而言職此故也

易事通功交利俱贍矣而獨用一品之泉幣必不便也則遂爲多品相權行之爽考各國所用大抵金銀銅三品大者以黃金次者以銀又次以銅若下品如鐵如錫如鉛顧雖殊品並行民常獨立其一以爲餘品之程名曰本位法錢本位法錢立餘品之幣之貴賤重輕皆權本位而用之此不必最貴最重者也惟其群所前用者是故圜法之事改本位法錢難往往利用之情既遷而民猶樂守其舊也

案歐美本位先皆用銀至近數十年始改用金而英吉利獨早至於中國則至今獨用銅也

當布匿戰事之先（考羅馬布匿之戰前後二役前役起耶穌生前二百六十四年是時羅馬民主正盛與非洲北部之加達幾爭西西利島也）羅馬用銅錢而無金

銀之幣。先耶穌生二百五十九年。始造銀幣。名塞西特爾希（此即史記大宛傳所謂以銀爲錢。錢如王面者也）而銅者尙沿守以爲本位法錢。貲產貨物。皆以銅論。名亞斯。其銀幣塞西枚。以二亞斯有半爲率。故羅馬以多銅稱富。其負債者曰冢藏他人之銅。

羅馬解紐。歐洲北部代興。考諸傳記。皆原本用銀。而黃赤二金。圜法乃晚出之制（歐洲北部曰耳曼。娥特諸種。皆由安息絕黑海。溯逵牛河而入。普法瑞典不列顛諸境。意者亞洲西域古行銀幣。其民雖散之歐洲。而猶沿守舊制也）英國自撤遜種人爲王時。已行銀幣。而金幣自義都活第三始。銅幣自雅各第一始。國中貲產貨物。皆以銀計。其占貲稱若干鎊。不曰若干幾尼。蓋幾尼金幣。造於義都活朝。而鎊者猶羅馬之汾圜。本銀貨之名。今之金錢。當二十先令者。自本位法錢由銀而金時。乃有者也。餘國以銀計貲者。所由來同此。

歐洲諸邦。其泉幣多品者。其交易式貨。納賦。償負。必以本位爲計。如是者。謂之法償。

法償云者。如是之償乃應法也。英古法償皆銀幣。後義都活第三以黃金造幾尼矣。然不得用為法償者。蓋久金銀相受之率。且暮有異。官不為定價也。欲稍折納當市者自為之。民償逋以金不以銀。主者勿受可也。評價相準而受焉可也。銅幣雖通行。獨取與貴幣子母相權。了畸零之數。從未用為法償也。故本位法錢立。而殊品之用異。三品之別。不僅區區名字間也。

案以他書考之。斯密氏此言頗失實矣。英始造金幣。在宋理宗寶祐五年。自此時已令民用為法償。而與銀折兌之率。則國主時時頒令定之。道至康熙三年。猶用此法。則其云不得用作法償久。而官不强定價者。誤矣。當時所造金幣。皆幾尼。無名鎊者。康熙五十六年。始定幾尼枚當二十一先令。與先令並用為法償。然每幾尼真值不足二十一先令之銀。故民間納賦償負。其款大者。皆趨用金而先令則朝發夕毀。或輸外國。其獲留國中以資流轉者。皆年久磨漫銖兩不及者耳。迨乾隆三十九年。即斯密氏原富成書之前一歲。議院著令凡民間納賦償負。欲計枚

論還者不得逾五百先令即二十五鎊之數其逾此欵目即當以重論還而定五先令二便士爲銀一兩斯數多則以重論不以枚論用磨滑者無所利蓋欲救前弊也嘉慶二十一年令製幣官造銀幣先令時於前之每鎊造六十二枚者今造六十六枚以輕之而二十一當一幾尼如故即以所餘之四先令充匠鑄範冶之費而國賦亦陰行其中盖值百而征六五矣此令既行而金銀二品仍均法償則民用之其勢必反前弊匪金用銀而金幣將無由立於是著令納賦償負欵逾四十先令者銀幣不爲法償其爲無限法償者獨金而已又令官造先令不得逾若干數以救過多趨賤之弊至銅貨二品便士可爲法償者不得過十二當一先令之數法丁不得過二十四當半先令之數盡自是而英之本位法錢立而圜法之美遂爲諸國最也其私造私銷之弊所以絕者非其懸禁行法獨嚴也英律凡官鑄金幣由錠而枚毫不增損而爐炭一切之費皆取之先令便士之中又爲精其範冶逾爲藻刻齊一巧術使奸民私造者非大舉則不能大舉則旋敗爲竊謂中

國泉貨之制頗弊已甚尚圖淆濫則五均三府當其所首事者故詳著於篇俾覽者有鑑焉

獨至歷時既久泉貨之制百姓習知而相受之率不虞瞻亂乃爲立其定程小大相準如英往者定每幾尼金直二十一先令銀同作法幣相權行用是已夫如是則二品法錢同稱本位異名同實多寡攸殊民之用之匪所擇也

本位之關繫獨見於二品相受之率有更張時試爲喻之今設前指幾尼先令二幣其相受之率有時降爲二十有時升爲二十有二而國中一切會計民之張簿契徵皆以銀幣言之則凡交易往來逋負相償之際需銀幾許無異平時獨至以金計之則二者絕異於後率則幾尼數少於前率則幾尼數多如是則常覺銀值無變而金值時低時昂是之謂以銀爲準以銀爲準者貲產貨物皆以銀稱而金雖經爲幣貲則等諸百貨之一而已又設金爲本位譬如某甲家藏鈔商楮幣上載存幾尼金幣五十則無論何時可取幾尼同於此數獨至持易先令則二率大異於前率爲千

於後率爲一千一百也如是則若金有定程而銀無常値是之謂以金爲準以金爲準者一切會計皆以金稱而銀雖經爲幣實則等諸百貨之一而已故或爲本位或不爲本位名實兩殊民之用之有所擇也

多品泉貨行相受之率定則諸品之値常制於最貴者今如銅幣英之圜法便士十二枚重半磅當未爲幣此半磅銅値十二分先令之七而已及其爲幣則此半磅者當一先令持此入市隨時可易且錢之摩損上幣本較下幣爲輕故圜法未脩之前幾尼之重大致相若而先令則摩損輕薄者大半使徒以重言則實不副名遠矣而此輕薄先令每二十一枚易一幾尼尙如其朔持此入市隨時可易近者圜法既脩嚴鎔鏟取銘之禁且約徵收巨款以重爲程故幾尼金幣民愈珍襲而漫者用希獨銀幣先令則摩損如故取易金幣與新出於冶者同科然則圜法之脩於金幣無所出入而銀銅二品則所當者皆過眞値矣

宋斯密氏謂多品貨行相受率定則諸品之値視最貴者此說未然往者計學家

曷格樂常歐之云國之諸金以事勢不同各自爲値金不能制銀之貴賤猶銀不能制金之貴賤也此在未成幣者固然在既成幣者亦然而閎夫淺人不悟此理常欲以法貴賤之此國法之所以亂而民生之所以被其毒也考各國法價其用金用銀皆出於必然之勢自其國先者之著令有以致之蓋當金銀二幣並用之初大抵皆爲法價匪所畸重自相受之率以令定之斯二者時表時耗幾不能一晷而恆於是用是幣者亦時利時不利及眞率與所定之率所差甚多則納賦償貸之家必用其過實之幣而不及實者則或聚而鎔之或攟而輸之外國雖用峻法眞末由禁也今夫用金爲準英國獨先終受其益顧考其始非在上者謀慮而爲然也此因康熙五十六年所定二十一先令作一幾尼之率當時金幣緣此以銀爲計名過實者每幾尼約四便士有奇如是凡用金者値百贏一分六釐三毫强更過雍乾之間歐洲金饒銀儉贏者愈多二品既均爲法價交易之事遂無往而不用金矣而後之人從而定之爲本位因勢乘便順民所欲者也平法價與義諸

邦之用銀其勢正與英相反法國於乾隆五十年其金幣名盧夷者値銀幣名利佛者二十四枚而每盧夷眞値乃二十五利佛又十蘇如是則納賦償負用金者遇每盧夷折一利佛十蘇交易之事遂無往而不用銀矣既爲通行斯爲本位又立制者所無可如何者也至於近世始易銀爲金故一國財賦之事惟其理有固然斯其勢有必至決非在上者所得强物從我倒行逆施也

英國製幣官定制每磅法金（英制造幣法金約十二分之中精者十一而其一爲銅若他品其不用純金者以金純則柔摩損愈易故合純取雜）造金幣名幾尼者四十四枚有半枚値二十一先令而二十先令爲幣一磅是每磅法金造幣四十六鎊十四先令六便士也英權析一磅爲十二翁斯則金幣合重一翁斯者當三鎊十七先令十便士半也造金幣者無鎔鑄冶炭一切費民持金鋌抵局受成幣與原金等權色無抑減者故號三鎊十七先令十便士半爲每翁斯法金之局價法金法銀者謂精雜應國法者也

圜法未脩前每翁斯法金或鋌或塊市價常過三鎊十八先令間至三鎊十九先令或四鎊者然以舊幣多摩損總其重或不及一翁斯圜法既改每翁斯法金市價常不及三鎊十七先令七便士前則常浮於局價後則常減於局價以金易以銀易皆如是故圜法改而金幣所范之金過於前時由是而與金幣子母相權之先令亦與之俱貴及他貨物價同前者所易實金亦緣此而多第貨物市價之低昂所由來者多且遠其差數微而難見耳

又製幣官定制每磅法銀造銀幣名先令者六十二枚枚值銅幣十二便士故每翁斯五先令二便士爲局價圜法未脩前法銀市價時低時昂自五先令四便士至五先令八便士不等而五先令七便士爲常率圜法既改其價不逾五先令五便士賤或至五先令三便士蓋圜法改而銀鋌價跌然未嘗如局價之微也

觀圜幣三品相受之率知銅幣所當逾本値而銀幣所當則較本値爲不足歐洲中原如法如荷蘭之國大較金銀相受其率十四而英則十五之則以銀爲計金之

在此。貴於中原也。顧英之銅幣所當雖過。而銅之市價不因以貴。銀幣所當雖過本値。而銀之市價不因以賤。銀鋌之易金。銅塊之易銀。皆守其通行常價也。

考咸豐第三朝。修改銀幣圜法。而市中銀價。仍較局價爲昂。名理家洛克以謂此緣國家徒禁銀幣外輸。而不禁銀鋌外輸之故。國中銀鋌少。而銀幣不乏。此市價所以昂於局價也。然洛說亦有不盡然者。蓋民之日用。銀幣自較銀鋌爲急。法宜使既成幣之銀。貴而未成幣之銀賤。且今日之律。亦許金鋌出口。而禁金幣外流矣。市之金價不聞坐此而貴。大率皆在局價之下。何耶。銀成幣後。其所當之値。以金計之。實在本値以下。而三品之値。又皆取衡於金。前之修改銀幣圜法。既不能使銀價因之而跌。與局價平。則知金銀市價。皆非法之所能軒輊者矣。

案銀成幣後。所當之値。以金計之。在本値下。特當斯密時如此。今大相反矣。又英自嘉慶二十四年。金銀幣出國之禁皆弛。

夫銀幣所名。既劣本値。設英製幣官。收回磨損之銀幣。而悉易以足重新造者。將見

一幾尼所易之二十一先令是中所有之銀方之在市所買之銀鋌爲賤民之趨利猶水就下則將收聚先令鎔鑄成鋌由鋌易金由金更易先令數番之後獲利孔多雖嚴禁防姦必不止是故欲救厥弊非於二幣相受之率詳審更張必不可也

詳審更張奈何曰真者更造銀幣爲之制輕制輕云者謂以金計之先令所名浮於實値而定幣銀法價不得過二十一先令當一幾尼之數以杜民之取巧用輕譬如今之銅幣便士所名大過其實而姦巧不逞者亦以法價立限不得過十二枚故也誠如是則幣銀雖輕而民不病有子母相權之便而無趨利不平之憂制之稍詳莫如此者計以此爲不便者獨民間鈔店而已彼之爲業造鈔售財貸財取息最慮挾鈔者持擠頓集立索見銀則常用巧術以展宕時刻陰資轉輸其術常以最小銀幣名半先令者徐徐給支前令誠行則爲法償所限須支幾尼轉注無時勢必多儲金幣則所資以取子錢者窪矣故不便之也然而主計者安能以一業之私不便而廢一國之公便乎

案今英與各國用金本位者皆用此議先令法價以四十爲限不僅二二十一也一翁斯法金易三鎊十七先令十便士半者局價也當國法條明精權董一則在鋌在幣銖兩齊均五雀六燕既所棄擇矣雖然金既成幣方未成者便給爲多且轉鋌爲幣則無角尖之費而民之持金抵局須數七日始得領幣當官局工殷則閱數月者有之停金在治子錢不收此之延宕不殊抽賦故金之在幣貴於在鋌也前議欲救銷毀外輸之弊法宜銀幣制輕而立價限乃今觀之不必制輕但使一如本值則一時銀鋌市價自比局價宜低而銷弊已絕況今市中行用舊造先令銀幣强半磨漫削薄而相易之時與新出於冶者乃無別擇耶

進而論之設造金銀二幣時益以鑄幣之費則在幣之金彌貴於未成幣者此如範金爲器價逾其坯不徒銷毀幾絕國幣亦不至外流即有時闌出逡巡轉盼之閒勢必自返蓋其制雖精異國用之計重估色與未成幣者等故其易權常遜而爲以返者常有所贏也往日法國造幣官鑄之費值百取八其外流者皆自歸也

黃金之價有低有昂與百貨無以異也其所以低昂之理亦與百貨無以異也海陸之所湮沒塗飾緣繢之所銷糜在幣在器之所摩損散之難以見聚之則甚多是故國不產金歲必有輸入者以彌所耗而金礦之運輸逐時與他商又無以異大抵計求為供而已矣彼竭其智慮而為之而有時過不及者供與求之間相劑不易故也假一時所供者過於所求彼不能運以復去也於是削減於經價而售之又假一時所供者不及所求則彼將翹之過於經價用以獲利此不運之驗也故設國中金銀市價逐歲相若或較局價常溢或較局價常不足則知此微不足而恆之之故必在其國鑄幣之中其名之所當有常強常弱於其實者而後有此效凡事之理因恆而後果恆

泉幣者百貨之權度也必泉幣審而後百貨之貴賤可論猶尺寸定而後萬物之長短可差如英四十四幾尼有半之幣常當一磅之法金如是則此金幣無論何地何時皆可為物價之權度設經摩取鎔抑日久薄蝕不惟成輕且所輕不一則雖為權

度而操奇計贏之衆其計利也常不以名而以實故常視所與貢之[illegible]楷之何如以劉爲其假主者徒標其名而陰蝕其實固矣登識[illegible]世其六先令八便士與今之一鎊等名異而實同也是書所言物價皆以實不以名

案前篇因論貨値市價之殊而及泉幣之制其於世輕世重之由與夫推行盡利之故可謂詳晰矣顧其中多舉英制又與其國今日圜法微有異同致見錯出讀者或病其紛故今檃括於此以便講斯學者之考論焉今案英法二國泉幣古皆用銀而以一鎊爲單位此猶古黃金之稱斤今紋銀之稱兩皆以重行也未嘗以一鎊爲造幣者造幣初制乃取銀一鎊析之造二百四十枚號便士而總十二便士名先令由是而二十先令爲一鎊曰先令曰鎊皆總便士之數以重爲名無專幣也洎元大德四年義都活第一析一鎊爲二百四十三便士以征其民自茲以降代有所增至額理查白當有明嘉隆間析爲七百四十四枚仍名便士則愈無義矣蓋以一鎊之銀作三鎊二先令用也循是而計之故每爲斯銀得五先令二

便士。此所謂法銀局價者也。而一百四十便士猶號爲磅。實則七百四十四分磅之二百四十而已。騕於三分之一也。磅與磅之分。自此始有明之季。察理第二爲王。當時英民往非洲西部開墾者日衆。多挾金歸。乃造幾尼金幣。幾尼者以得金之地名名其幣也。幾尼初鑄。以當二十先令。稍令之金鑄。然名不及實。如篇中指。而格物碩士奈端適主鼓鑄。建言幾尼眞値過所名者八便士。强於是議院定其率爲二十一先令。而三鎊十七先令十便士半者。爲法金之局價。局價之定自此始。然金銀相受時朓時朒。不可豫定也。既定二十一先令爲一幾尼矣。而二品間爲法價不立程限。又其時銀貴。以是率計。每幾尼金幣過其眞値者四便士有奇。故其民爭用金幣以納賦償負。其銀幣先令多輕殺弊。或輸外國。此一時之事勢。而其流極至使通國用金。此英用金爲準。獨先諸國所由然也。然法償定制。至一千八百一十六年始立。蓋采斯密是書所言與名理碩士洛克國幣不二準之議。其資華策。歷久成憲乃如此。至於純雜之分。則後之金鎊枚重一百二十三喱又

六百二十三分釐之一百七十一（四百八十釐爲一翁斯）其中含精金一百一十三釐又六百二十三分釐之一其十釐又六百二十三分之一百七十則鎔也粗而言之十二分之十一爲淨金耳此所謂法金者也民間行用摩損至不及百二十二釐又四分釐之三者不得爲法償宜受者拒之勿受可也至於銀幣先令則以一磅造六十六枚如前所指此與銅幣便士皆取便小賣以與鎊先令子母相權故所名故過其實今者銀値大賤與金相衡道咸間率十五今乃三十有六則其過實愈遠而國家取此爲造幣一切之費而賦稅亦陰行其中然其制民便之而遵用不廢者則以有償限故耳

篇六

論物價之析分

民始合群無占田亦無積聚交易之事舍功力則差率無由見蠻貉游獵之部其殺一鼴鼠方之殺一鹿者其難倍之則一鼴鼠應易兩鹿事之資二日作苦而後成者

其值倍於一日作苦之所成者自然之勢也又設彼事之作苦其資精力過於此事當其爲易以是費力是以可貴故有一時之功可以當他人之兩時者又自然之勢也又設彼事之成所資巧習過於此事以是巧習相易以多耆巧習非人而能也或以天分之獨優或以學久而後至則其相易之所多適以償其前勞而已故事以巧力兼至而交易優者又自然之勢也群治既進事之以巧力至而交易優者於其廩餼所鏹而見之此文明之世然而草昧之世分功雖簡勢亦不得不然也

蓋生民之始百產登成皆資人力是以納庸享實皆歸畢力之家物既以功力之多寡第其貴賤矣則其相易之率亦以功力爲差舍此而外無可論者浸假乃有積聚矣而生民之業自耕稼陶漁以往皆力作居先食報居後二者不能同時方其力作非先有以贍其口體固不可也則必仰於積聚者之家積聚者斥其財貨以飭材庀工是之謂母財力作者被其巧力於材以成器而爲天下利轉而售之所得浮於前費者是之謂贏利方其斥以相易也或以泉貨焉或以材物焉或以人力役焉度不可

也顧一轉之餘其所收者必有以當原材之值與夫力作者之餼廪二者既得又必有贏焉乃爲前斥母財者之息利夫而後積聚之家利其業而勸爲之也是故天生品物得人力以成熟貨由生轉熟其値乃贏其所贏者當分爲二一資力庸一爲本息而原材之值與夫力役之庸皆所積聚者所前給者矣故使發貯與業之家爲其事而無贏利則工賈之業皆不行使所贏與前斥者之多寡無比例彼將常爲其少而不爲其多

駮者曰發貯治生者之贏利非贏利也特庸之異其名而已蓋其人權貴交重而顧慮者多有督闚之勤焉有指麾之略然故其得利也惟其功力功力所得則固庸也謂之贏利異名而已應之曰不然贏之與庸其物絕異觀其消長不關人力夫督闚之勤惰指麾之巧拙固有攸殊而制贏利之消長者則別有物不關二者夫贏利者視母財爲高下者也今設有市其中常贏歲百得十治生之業以此爲期甲乙二廠甲產粗功乙造精貨廠各雇工二十人其庸率歲十五鎊如是則年各出庸錢三百

鎊也。又甲之粗貨出者。年値七百鎊。乙之細貨。年値七千。故甲廠歲需母財一千。而乙需者七千三百。以什一贏率計之。甲之所贏。歲可望百。而乙則七百三十。二廠贏利不齊如此。而關其所爲督閱指麾之事。甲與乙不相懸也。此與選擇之煩。往往任之以一司計而已足。夫司計者之食則固庸耳。彼固以督閱指麾會計之勤而得之。即主人不僅酬其功力。以付託之重。或則有加。然是所加者。從未嘗視所斥母財之多寡而與爲高下也。且斥財爲母者。既與人以庸矣。其所期之贏利。固計母以責子。是故物價之中。有一分然。當爲母財之贏利。母財之贏利。非庸而異名。而贏利之所待爲消長。與庸所待爲消長者。亦絕非同物也。

是故篇首所云交易以功力爲楚率者。必如合群之初。無占田。亦無積聚之世。洎乎合群稍久。物產登成。非勞力者所得全而有之。彼既藉積聚之家以受材受庸矣。則施功成貨。肆今享實。必有起而與之分利者焉。否則發貯食功之事。莫之肯爲。發貯食功之事。莫之肯爲。則物產之登微而隘矣。故於此而課物之値。不得獨以功力爲

羨謂贏是則已足也若其一分為貸出母財者之所應得施力成貨者之所應
得是謂庸錢出母財者之所應得是謂息利
案贏利可以兼庸而言息利不能兼庸而言也
然而未已也合群之先地無所專屬也草昧建侯分民分土而天下之地皆私財矣
如是者謂之地主地主不必用地也而常分用地者所收之實山麓之材木牧場之
芻茭藪澤原隰之動植凡其地之所自生者當其未私其有待於勞力者不外采之
擷之畋之漁之而已及其既私則采擷畋漁者不得勞其力而全有之也將必有一
分焉獻之私是地者而後可采可擷可畋可漁也如是者謂之租賦萬物皆出於地
故物價亦常有一分焉析之則租賦也租賦者因地之私而有猶庸錢之因於功力
息利之起於母財
今夫計學之於物價猶化學之於物質也必析之至盡而後其物之情可知而公例
可以立租庸息者物價之原行也即一物之價而論之將見或此或彼或僅一焉或

兼三爲而皆統於是三物者方民群之初合物價一有所甚一有所亡至實散文滋則物產或兼三而成價其大較也顧租庸息雖不同物而其始則皆功力之所出故皆可以功力爲權度

合三成價觀於穀價最明其中必有田畝之租賦必有長年佃者之庸錢與牛馬田畜之所食凡皆庸也二者之餘則有農人所斥母財之息利總是三者而後穀價成焉或將謂牛馬田器積歲用之必稍稍耗不有以彌勢不可久當其評價是在其中則三者之外尚有物也三爲足以蔽之乎不知此牛馬田器之價亦乃合三而成如畜養之塲必有塲租攻牧之夫必資稟食而農家先斥其財以購是二歲終會計亦望贏息是則穀價之內雖有小分以爲買生償器之需顧窮而言之仍歸三物於吾前說何能撼耶

麥轉爲麪則價增乎前以磨者之庸與坊主之息利故麪轉爲餌則價增乎前以餅師之庸與餅主之息利故且麥不能自行也由廒而坊由坊而肆皆必有轉運者之

庸與夫畜是轉運者之利息故前二之外又且有增焉而後可也貪既如此衣亦有然麻之為物合三成價與麥等也而麻布之價則必增漚者湅者紡者織者之庸與夫各著其工者之利息是故其價深熟其積功彌多以積功之多也故其價之中庸與息累焉而常居其大分所謂租者相形渺矣且方其積累造之功也不啻斥本求息之家業也後之所息必鉅於其前何以知其然也蓋息之後鉅視母後母大於前母故也譬諸麻業畜織者之母財必大於畜紡者之母財畜織者之斥本也必有以酬畜紡者之本息矣又有以食其業之織工夫而後能取其既紡之麻而織之故曰其母財大也母大者子亦大故曰後之所息鉅乎前也

案前說必分功既細其理乃明假如群治未恢分功不細則斯密氏所指以增工價餅師與夫漚湅紡織之業皆一家事耳母子層累遞增之微雖其事具存難以見矣

前謂價散文滋則價彙三物固然即在文物極優之國必有價焉不能兼三或得二一

而無租或去二而得庸此貧國之所同也譬諸海魚其價之中獨函二物著漁者之庸與夫庀船網養漁者之息利海無租也至於梁笱洿池水常有主則賦稅與焉如歐洲各國漁舫之業是已蘇格蘭小民於潮落時爭循海壖拾怪石其石有文章任刻鐫美而雕觀者往往得善價此則獨以庸言矣

案今日海亦有有租者

雖然是不足以黜吾合三成價之說也恆業之民斥所產者以與人爲易私其土者則得租生者爲者轉者則得庸二者既償必有人焉得其餘爲贏利分而論之凡物之値終歸是三合而言之通一國之所產亦會是三者無餘物裒其國財最其歲入而區其民之所分或得一焉或兼二三焉不異乎此此其所以爲養也是租庸息三者國富之源也民生之本也而凡邦用財賦莫不資者也

民之能以三物自養者謂之自立之民國之植幹也奮手足耳目心思之烈食其報者貴賤異而皆庸也其次則發貯累財以殖其貨則贏利矣治生者徒財不足以爲

贏也。將必有其經營之勤。與夫得失不齊之慮。贏利之中。所以報其勤慮者爲庸。所以報其廢居者。乃爲息耳。民之獨以息利自養者。則子錢家是已。借財於人謂之貸。以財借人謂之貸。貸者擁貲而不自殖其貨。貸者受之以爲殖貨之資。而所貸者以息。故息者所以市用財之權者也。而業之成敗利鈍。貸者當之。於貸者無與也。獨以租自養者。古有采地之君。與今之以田宅僦人者是已。南畝之民。田不己屬。所得贏利。兼息與庸。其受田也。猶貸者之貸財。而報之以租。租者所以市用地之權者也。而歲之豐歉。受田者當之。於名田者無與也。凡國之俸祿餼廩餉糈。自君公將相。以至抱關之隸。執戟之士。貴賤有異等。所受於國。於吾計學。皆名庸錢。小民固勞其肢體。而學人亦竭其心思。以功力食於其群。一而已矣。是故一國之度支。所以爲俸祿餼廩餉糈。以至振貧之粟。養老之糧。工程之所費。國債之息。財或遠或近。亦皆於前三物者是取。外是無所於取也。

案國之分三物以賦於其民者。唐之租庸調是已。漢舟車之算。則豫征於贏利者。

而楊可告緡則兼三物而取之他如孔僅之鹽鐵桑羊之均輸則以天子爲工商如王莽所稱周官之賒貸宋王安石之青苗又以天子爲子錢家非食租衣稅之事矣

三物各有專屬則顯而易別三物同歸一業則微而難分故其所稱往往相亂今如新占地畝自樂自耕如是而收粟食之餘皆其所有此租與贏合也而人悉曰贏利忘其中之有租北美古巴墾荒之人斥母財庀田器飼其僮奴馬牛以耕已所分地於其歲入皆計贏而止常農之於田事也督耕矣而扶犂播籽耘耔之事皆與庸者共力作如是而收納租贏佃之餘息與庸合而彼悉曰息利忘其中之挾庸故前事租與贏混後事庸與息混此之相亂不獨農也雖工亦有之斥其母財以具其業之材與器方其力作資前儲之財以供日食如是成貨寘於市以售之其所得者息與庸合而俗通曰贏利是息與庸無辨也種果者治隙地以藝樹焉一人之身爲園丁爲藝者爲果主人是其產兼三物也然其得利通謂之曰吾之庸錢是三者混也

治化既進。則物價全出於功力者少。而兼之以租與息利者多。故通國之所歲登。較之原用之功力。所贏倍蓰。繼乃更以所贏。食工役墾荒地轉滯財。交相資以殖其貨。則歲歲之出。皆進乎前。數稔之閒。法宜大富而民生大舒。然而不能者。則害富之事衆也。固有無名之費。而積畜者不盡為母財。有皆惰游手之民。而食積畜者不盡有所出。而奇衺虛耗。一切無所贏之為作。又無論已。此天下之所以富國少而貧國多也。大抵勤惰愚智之民相待之比例。率國財之盈不足與物產之廉貴恆視之。

篇七

論經價時價之不同。

都市民業不齊。而各業之中。功力之庸與母財之息利。皆有常率。此其多寡饒儉之殊。由其群之有貧有富。其治之有進境有中立有退行。與其所治生業情形之互異。庸息如此。惟租亦然。係於民群之貧富與治化之進退矣。而其地勢之遠近夷險。與地方之豐瘠。又主之。是故一時一地。庸租息常率者。生於理勢之自然。非人意所能

輕重者也。設有貨物。其名價也。計本量委。以與是三者之常率相準。如是之價。謂之經價。亦曰平價。

案古之均輸平準常平諸法。所欲求而一之者。皆此所謂平價者也。如漢書食貨志載莽令諸司市常以四時中月實定所掌。爲物上中下之賈。各自用爲其市平。毋拘它所。衆民賣買物周民用而不讎者。均官有以考檢其實。以本賈取之。毋令折錢。物卬貴過平一錢。以平賈賣與民。民賤減平。聽自相市。以防貴庾者。其求平價之術。不知通三月之市價而取其平乎。抑會三物常率而爲之也。惟其所謂本賈。則合三而成者耳。

物以經價交易。則售者之所得。適如其貨之眞値。眞値非他。所以致是貨入市之全費也。惟是市中常法。售貨稱及本者。多不賅售者之贏利而言。然使貨售僅得本價。無常率通行之贏利。則其人固已折錢。所得者非經價矣。設彼移此業之母財以貸人。則必有應得之息利也。且此贏利。若人所有爲而治生者。當其消辦一貨之時。諸

工之餼廩先作之舖食駝馬之豆芻不斥畜藏無以事事即其身家奉養之豐儉亦逆計所應入之常利以爲差使貨出祇如所謂本價者售之是種種費爲從出乎故其交易爲折錢而不可以俗之所謂及本者爲經價也

故經價者貨物可售最廉之價夫當市所售劣於經價者有之顧其事可暫爲而不可久處使其久處則必有所牽率不得去者否則不崇朝其業徙矣故曰經價者貨物可售最廉之價也

當市所售者曰時價時價與經價異或等或過或不及視供與求相劑之何如物求售者謂之供人欲得者謂之求雖然欲得虛願不可謂求也襤褸之夫每懷狐白貧寠之匄亦望肥甘此曰虛願不足致物不足致物則於物價無驗故有驗之求必願力相副能具經價以分酬貨之租庸若息利者夫而後與供者之物有相劑之效計學之事不計無驗之求也

使供之數不及乎求之數則將有力勝者甯出過經之價不使願虛供少求多則求

者競。競而時價優於經價矣。價如是者謂之騰。騰之數視供者所少之幾何。與競者顧力之大小。顧力等矣。則視其情之緩急。圍城之內。饑饉之年。生事所資。仟佰往日。以供者有限而求者至多故也。

使供之數過乎求之數。以經價求者無多。而急售者眾。求少供多。則供者競。競而時價劣於經價矣。價如是者謂之跌。跌之數視供者所過之幾何。與競者渴財之甚否。所儲之堅脆易腐敗否。易失時否。設其物之跌。尤無算。逐利折閱或至破產蕩然。大抵坐供過所求已耳。

使供之數適如乎求之數。則時價與經價平。求者以貨之足供。無待過經之價而後能得。供者以銷之甚易。亦無待於劣經之價而後可售。蓋有供之競。則勢不能騰。有求之競。則勢不至跌。此懋遷之最公平者也。然其境為都市所絕無。近似則有之矣。無少出入者。未嘗見也。

案漢書食貨志。國師公劉歆言。周有泉府之官。收不讐。與欲得。所謂不讐。即供過

求者。所謂欲得。即供不及求者。貴。易稱裒多益寡。稱物平施。書云楙遷有無。周有泉府之官。而孟子亦非狗彘食人之食不知斂。野有餓莩而弗知發。故管氏之輕重。李悝之平糴。宏羊均輸。壽昌常平。亦有從徠云云。皆供求相劑之事。古人所爲。皆欲使二競相平而已。顧其事出於自然。設官斡之。强物情就己意。執不平以爲平。則大亂之道也。用此知理財正辭爲禮家一大事。觀古所設。則知其學所素講者。漢氏以後。俗儒以其言利。勁色相戒。不復知其爲何學矣。

曰供求相劑者。謂任物自已。則二者常趨於平也。夫供求相等。有實事所絕無。而勢之所趨。又常以相等爲的。今夫供者之家。或以其地。或以其力。或以其財。而致貨生之一物。利在使供之數常勿過求。求者之家。所利反此。今使供之數過求。則時價劣經價。而鬻者三物之中。必有一焉受其敝者矣。受其敝云者。其所得不能如其時其地通可得之常率也。使其在租。則有地者將改而他藝。使其在庸。則力作者將徙而他治。使其在息利。則斥母者將變而他事起。故時價劣經。而三物之一受敝。受敝則

遝遝則供者絀供者絀而後與求者之不及相劑供求相劑則時價與經價趨平自然之勢也又設反此使供之數不及求則時價優經價而觭者三物之中必有一焉享其休者矣享其休云者其所得不止如其時其地通可得之常率也使其在租則地將更闢使其在庸則工將更集使其在息利則財將更出是故時價優經而三物之一享休享休則徠徠則供者衆供者衆而後與求者之過相劑供求相劑則時價與經價趨平又自然之勢也是故通而論之物價如懸擺然而經價者擺之中點擺之搖也時前時卻而地心之吸力常使之終趨於中點而成靜物價之漲跌也時低時昂而供求之相劑常使之終趨於經價以爲平觀於懸擺而物價之情可見矣故曰任物自已則供求自趨於平也

惟供求之相劑故力作懋遷之事常準求以爲供通數歲而估之視所銷之多寡以逆定一年之所出毋使過求致病其業此發貯遷鬻者之常道也物產之登成也有事恆而所登之物率亦恆者有事恆而所登之多寡至無恆者譬諸農功一國之中

數稔之際扶犂把鐮鎒畝之手指相若而禾稼酒漿油蔬果蓏之所出歲殊穰秠之業則不然措手舉足機之民歲不變將麻枲絲罽之勤準去歲而可知故農民之酌求爲供也最數歲之所出稽平數而爲之願當歲所收之實往往有甚過甚不及者故其供之於求也亦或過焉或不及焉此時價之所爲常變也織者之業專同則效同其率求劑供易也故其時價有微歧而無逕庭此夫人而知者矣蓋農業之變視求者之數而農業之變視求者之數又視天時之不齊

時價之於經價或優或劣則成價三物將必有享休受敝之家此必至之驗也然而有輕重焉以常法論則在庸在息者常重而在租者則輕也使所納之租不任土物而爲泉幣則任產物時價之騰跌何如於彼無所出入也獨至任土作貢則物之入市轉售自亦隨時價爲貴賤故田主以田授農其名租也必最數稔十數稔之所出稽其中數而爲之未嘗以當歲之時價而名之也

價有低昂其損益於庸與息者甚於租矣而二者之中又時有所踦重有時而專在

息有時而與在庸供求不齊在貨者則歸息在工者則歸庸此易見者也今如忽逢國䘏而黑呢大昂（西俗以緇元爲喪服）黑呢常法在市者少買之前佇此貨多者得息自厚而於織呢之工則無與也市所欲得者已成之貨非成貨之工也而雜紝之工其庸乃貴製爲喪服求之過供又在工也雜采綉紵價皆大跌業此之工坐以耗斁供過乎求此又在貨喪期六月或至一年織染諸工庸以之薄工之與貨皆不讐也此以見價之低昂變在庸息或此或彼視供求之不齊在工抑在貨也

前謂任物自己則供求二者自劑於平而物價常趨於經價此猶水之歸海曲折赴此而後爲平公例大法固如是也然有時以人事偶甯之不齊地勢自然之有異抑或政令約束之所爲每能使一時物價大過乎經歷數十百年而不變者此又不可不知也吾得次第言之

貨物入市使有力而欲得者日多則時價或大逾經價彼斥財而殖此貨者必謹秘之毋使舉國而知其然則指本與角逐者將來始則供與求平而贏利薄繼且供過

乎求而價減經矣此所以必秘其術也使其市場距出貨之鄉甚遠則其秘術歷年不泄者有之用長享其厚實然而往往甚難而所得之厚實亦不易久享也

上之所言商之秘也商之秘不若工之秘工之秘方之商之秘爲難泄而易私假有染工得一新訣數色佳而用料廉因享厚利使其謹之則其利可資其終身且可傳之後葉此其利而優者乃其庸也然以其斥本飭材而後術有所附而施也則往往謂之贏利矣前之二事皆起於人事之偶然然方其用事則物價不得趨平有至於數年十數年之久者

地有其土壤之性其方所之居而最宜於一產者一國之地情勢與埒者無多則供常劣於求其利爲所獨擅蓋求之者衆則其產之價過經而地偏產狹專之可數百年而未已第其因既起於地故此過經之利其果必歸於租此如法蘭西之葡萄田往往一鄉一邑之中肥磽正同荒暘亦等其租乃大異焉而作治之庸錢母財之息利又與其地之常率無大異也此其物價過經之故則起於地利之自然使其因不

變則其果與之俱不變矣

案自斯密成書以來法國衞嶠田地價大騰躍每畝克至千磅以上矣國家許工商以專權之權其效與商秘市情工私方訣等蓋專榷之家所以得利在常使供不副求供不副求價乃逾經而其業之贏息漸進故專權專市其效與任物之競者正反任物之競是謂自由生業生業自由則供求相劑物價不期自平而定於最廉之經價專權雖其所產極於至昂之價而後售自由生業能與供者之廉專權懲遏必盡求者之力過前則供者不繼過後則求者莫徠

他如工商各業之業聯徒限與凡立章程使相競之家有數而不得踰者其事皆與專權相若蓋皆欲業者無多塞平均爲競之門然後視求爲供常無使過則價之逾經歷時可久而其中之出力得庸斥財得息者皆可較常率而優也是皆緣政令約束之不均故其得利亦與政令約束之行廢爲終始也

案供求相劑之理非必古人所不知其發之精鑿如此則斯密氏所獨到此所謂

曠古之虛也。蓋當時格物之學。如夜方旦。斯密氏以所得於水學者。通之理財。知物價趨經。猶水趨平。道在任其自已而已。顧任物為競。則如縱衆流。以歸大壑。非得其平不止。而辜榷之事。如水方在山。立之隄郛。暫而得止。即以為平。去眞遠矣。考字書。辜者。鄣也。榷者。獨木之梁。故壅利獨享者。謂之辜榷。而孟子則譬之壟斷。大抵皆沮抑不通義也。又斯密氏謂辜榷之事。能使求貨者出最貴。不可復加之價。而自由相競。則物價最廉。以常法論之。其大例自不可易。然懸遊理蹟。其效亦有不盡然者。今如荷蘭之香業。則以辜榷而價逾經。中國之官鹽。亦以辜榷而貴數倍。然如郵政一事。則歐洲諸國。轉以辜榷而郵費大廉。國家歲賦。此為鉅欵。假使用民間信局。有必不能者矣。即自由為競。物價轉不能廉者。亦有之。如其業需母甚鉅。則所費逾多。英人最惜辜榷。故國中鐵軌。亦聽分行。然行者之價。未聞因此而約。倫敦都市。僦雇之馬車。幾百萬輛。然以車衆而雇分。雇分而價重。此又盡人之所知也。故近世計學家察國冡。設為市場內外競之分。外競者。爭得市場也。

內競者同場而競也。謂外競可。內競不可。姑舉之以備異聞。非定論也。

時價之於經價。時過時不及。然過經者。其勢可久。不及經者。其勢不可久也。蓋虧折之事。人所不能。方其價不及經。三物之中。必有受敝之家。受敝折閱。勢必遷業。遷之多寡。亦與所不及之數有比例。必待求足勤供。其遷始止。而求足勤供。則時價必過經。假明矣。

逐利之工賈。常欲供不副求。以擅其利。則為之業聯。徒限為業聯云者。不使同業而賈者過定數也。徒限云者。不使同業而工者多新進也。此其利皆成於一時之私。故不能無後害。當其業之盛壯。勤力者固以此而多得庸。及其既衰。力得者亦坐是而大失利。蓋其術既行。業皆有約始也。已不受人。終也人不已納。因衰徙業。乃成至難。則作法自敝而已矣。雖然利之事可久。害之事不可久。故受業聯徒限之益。而價常過經者。可數十數百年。至於其敝極之。不過盡業者之餘年而已。其子孫固可改也。改則各適時勢。視求為供。以擇其業矣。夫至子孫而猶受其業之敝者。必其國之政

俗如埃及如印度之非理而背而後留二國之俗凡民之業皆世守之無論學業居位闢土殖穀作巧成器通財鬻貨之所爲皆子循父業不得覩異物而遷還則爲犯教律之大者夫如是雖世異時殊數世被其毒焉可也

案斯密氏所識埃印二國之事正中國所稱三代之美俗今中國以時會不同幸而自變彼高麗以區區國猶用之然而其效可覩矣夫因循守舊之風固有其善而自咻者用之則治化坐以日偷不徒不進而已斯密氏之所發明猶其小小者也

此篇所論者物有經價而入市隨時價之或低或昂或久或暫皆有可指之由供求相劑其大較也顧經之價成本於三物故經之價變又視三者而爲差而三者之差則如篇首所云視其群之有貧有富其治化之有進境有中立有退行故繼此四篇皆就吾思力之所及以推明諸變相待之理一辨力役之庸鑄視何因爲消長而此因之視本群貧富與治化之進境中立退行者其理何如二辨母財之贏利視何因

爲消長而此因之視本群貧富與治化之進境中立退行者其理何如三用力不同則受庸異用毋不同則贏利異然而合全群之庸與贏而計之則二者對較常有一定之比例而此比例之率既視用財用力者情事之不同又視其群制法行政之善否獨於前所爲本群貧富治化之進境中立退行則若無所相待爲變者故吾又取此比例率所待爲變之事究切而言之四辨租稅所待以爲變與地產眞値所待以爲高下者其事維何

篇八

釋庸

力不可以終勞故受之以成貨成貨者所以報勞力者之庸錢而使之可繼也民之初群無私土亦無積畜則成貨之實皆勞力者之所得未嘗有斥地具毋者與爲分也使天下至今常如是而無變則如分功諸事將使民力日益爲之加疾而成貨世多庸之爲進豈有量哉夫如是則百貨將皆日賤蓋其所需以成之力日減而相易

之量又以所需以成之力爲差率故也

雖然物實賤矣而當此之時必有物焉民見其日貴而不見廉今設有無數事焉爲之加疾十倍於古而獨有一二事焉今之成貨其疾僅倍乎前設二貨爲易而純以所需之人力爲差則前之一以易一者今乃十以易二明矣彼操前貨者覺異之以一易而足者乃今以五而後得之方存乎見貴何存乎見廉而不知實以言之則古者之二一日之業今者之五半日之功是無間其貨之已成人成皆古之勤六時而獲者今則勞三時而有也其享物之利用同而勞苦減半夫甯非進歟

案斯密此言往往見諸實事講食貨者不察則於物價古今消長之際殽亂失實如在明初英國可考者鐵每噸價六鎊鉛每噸價五鎊今則前約五鎊後乃二十鎊然此僅以泉幣言不得實也欲得其實則須知五百年以來英之穀麥工庸以民生日優金銀日溢之故其價增者九倍以此而較則鐵雖僅減一鎊其値今之方古祇什一耳而鉛値以金論雖四倍乎前而實則廉至四分之一也故術名忘

實者不足與言國計

且此爲初民之局浸假而國有私土家有積畜則其局變矣是故勞力事全之事勢不可久且不待分功甚密生財之能事大進而後然前之所指姑以見事理之本然雖勿窮其流變可也

土私則有租賦租賦行而勞力者之入減矣自扶犂破塊以至納稼登場中間數閱月勞力者未必食其所已有也則必有人焉爲之主發其所積畜者以食之彼不能無所利而爲是也故勞力者之所登必有以復所前發者而益之以贏利贏利取而勞力者之所得又減矣

贏利之所減不徒農食之事然也凡施力成貨者莫不如此將必有斥所積畜以庀物材贍餼廩迫材被人巧因以成器而値增乎前則廢居殖貨者之贏利也即有時施力成貨之工能自庀其材自具其食而無待於外迫其成器市得價全而有之顧此不外庸贏合一而已彼既以一人之身同時而兼二體則其所得亦同時而兩

二物不得以一人受之遂有其一而亡其一也且此所謂無待之工事不多有見諸歐洲者二十而一即身爲隸其自計庸亦以常法市然身然餘則贏利不因隸而得庸輒多也

案斯密氏所謂無待之工乃自行具本者自指鐵木諸作而言必非佃作之農傭也而原文之詞稍混遂來威克非諸家之駁蓋田事以地主農家田工三家分贅者惟英與荷蘭爲然至於餘國及南北美則地廣者耕以田奴地狹則占者自耕而雇佃以耕者絕少法國自耕其田者四農得三北美前以新闢地廣人希工庸極貴非用黑奴勢無從雇故亦多自占自耕者蓋田地母財力役皆一家之所出租庸贏三物匪所分矣即所指製造之工今之英德製造公司多用東夥通力之法其法歲終計利庸息二物先按市中常率分付有餘則斥母與出力二家之所得皆比例而增不及則比例而減主傭休戚發復相關不待督察而勤事辦而兩家之利皆進其事與斯密氏之日亦有不同也

庸之高下定於勞力與斥母者兩家之約然受庸而勞力與出庸以僱工二者之利常相妨也受者惟恐其少出者惟恐其多是故傭者常合群挾主以求其增主者亦連約抑傭以爲其減二者之爭孰與勝負此不難見者也主者之人數少則易爲合一矣國家之法不禁主者之爲合以抑制而禁傭者之爲合以把持二矣禁糾合衆傭求增工價議院有專條主者公議減給工資議院無專條三矣且相持之頃主與傭固皆失業然主之持久勢易傭之持久勢難山主農頭廠東鉅商例有積畜歇業雖一二年不必病也至於勞力之傭工仰手足之勤動以贍其身家其能數日不事事者固已少矣能終月者益希至於期年則餓莩矣是故究極爲論主者之不可無傭猶傭者之不可無主爭而不下誠兼敗而俱傷而主固不若傭之勢急也

案傭工索增工食之禁英議院於道光四年議罷而恃強凌弱率牽抑勒之禁則如故也

或有謂主合抑傭事不多有傭合挾主乃所常聞爲此說者不徒不察事情其於世

故蓋亦淺矣彼以謂主少爲合者蓋不知通都大邑之中凡一業雇傭之主雖不顯約勢已陰合務使業工所受不得過見定者苟覺知此之爲公利則不待要約冒尸守者詛盟矣故其黨之中設有一二寬大者破例爲優則必爲儕等所詬厲其爲合之堅很如是而外人不少概聞者彼行其所無事而此習之爲固然故也但賃工之主其於傭錢不特不肯爲增也有時且欲爲減其爲此也恆不動聲色潛合而私議之意合條成乃與布露當此之時彼傭固未嘗不甚苦甚怒之也而無如諸主家之勢已合他適無門則俯首帖耳蟬聯故業若無事然而業外之人鮮聞見也至有時不得已約同業之傭以相保持抗拒亦有時未經抑損糾合儕偶先發求增則必宣言糧食騰貴抑云本業貿易繁興主家贏利於前已厚傭工勞力成貨法當優分云云前事保其固有爲守後事爲其益多爲戰爲戰爲守事皆外聞且其行事也勢不能久懸則譊譟喧囂冀其早定其智下故其術左其勢蹙故其事暴求不輒得則凍餒之災隨之事之常聞亦由是耳顧其時彼雇工之主人亦未嘗不暴戾張皇以與

之相應也引條約陳禁令憑官長之力以爲己資故其究也傭者雖力竭聲嘶於所欲得者無毫末之益蓋一則以官吏之居間大抵抑傭而扶主二則以兩家智相懸其行事有鹵莽審詳之異三則以傭貧主富待食勢逼爲合不堅而終於折入徒鬨官取爲首某人某人加嚴罰以儆效尤而已無餘事也

主與傭爭其勢固常勝矣然而裁減工食之事必有所底減之而過欲其可久雖最下之傭不能此所謂最低庸率者也蓋民之勤勞所以爲食亦待食而後能勞然則至微之庸非有以贍其口體者固不可也不甯惟是使勤劬者之所得僅贍其一人之口體而無餘則一傳之後傭種將絕其事之不可久又明是故使其事相引而彌長必贍其口體之外兼有以畜其室家俾娶妻而育子夫而後勞力之衆與有地有財者成相養之局而不廢也往者計學家庚智命嘗計之矣使賃工之傭一人而有二子則受食必倍於養己者而後能備有一婦婦固可自食其力也然以有鞠子之事故補短絕長通一人所得僅足以自給常法貧家四乳而兩育而一夫之食可以

濟四嬰稍長則一壯之糧可贍二少故通而計之贍兩身者天下至觳之庸也且勞力者以一人而兼兩食苟自其所產者而言之不爲過也夫功食相準奴虜最劣然課其所產之値當身無疾病時未嘗遜兩身之食者而厥傭之功或相倍蓰終未嘗遜奴虜故曰不爲過也庚智侖之說如此自我觀之則最下庸率應以兩身爲計與否姑勿定論特世欲匹夫匹婦力作而長子孫則雖至賤之工至觳之庸必有餘於二人之自養夫固不待明者而後能知之矣

庸之常率如此然有時事會使然不待料合求增而庸率大進者但使國勢日恢興作歲廣則其需勞力受庸之衆皆以日急今茲所雇方之昔歲潮長川增功多手寡相競求傭而厥優者附所謂主合抑傭之局不攻自破國中庸率舉以優矣

蓋力役爲物與百貨同體庸者力役之價也庸之消長視供求相劑之何如而求之多寡視興事母財之多寡無積畜固不足以養人而滯財雖衆亦無益於勞力之民故必飭材庀工而後其財稱母而母財之益斥由二塗焉一曰資生而有餘二曰資

事而有餘資生有餘者如田主債主與凡有財者之家自隱其歲入以贍一家之經費有餘則或全或分將斥此餘以益收傭指其登之爲事與餘之爲數有相待者焉自然之勢也資事有餘者無待之工如織工如鞾匠自隱其歲入以購材具食有餘則將斥此餘以益雇傭夥其登之爲事與餘之爲數有相待者焉又自然之勢也是故欲庸率之長必俟求傭者多欲求傭者多必俟通國歲入積畜之登進而歲入積畜進者國財舉多也然則庸率之進退與國財之增減猶影響之於形聲國財不增而求庸率之進者猶却行而求前也

然有不可不辨者庸之進退不關其群之貧富而以國財增長之舒疾爲差故雖在至富之國其力役之庸不必皆高勃興之國乃富之群其庸率爲最大如徒以富厚言則居今之時（一千七百七十三年）昔英自優於北美顧在美之庸乃遠過之紐約郡中常庸日三先令六便士在此爲二先令也船匠日十先令六便士益酒一升値六便士在此爲六先令六便士也木作坿工日八先令在此爲四先令六便士

也。織紝諸工。日五先令。在此爲二先令十便士也。凡此之庸。皆大過於在英之同業者。聞其地他部。庸率皆不減紐約。且糧食諸物。在美者亦方英爲廉。即有荒歉。不過出口者減耳。國中之黍。固恆足也。合二者而幷觀之。則庸價既高。而泉幣之易權又大。其庸率之所優。不僅見諸其名而已。

故論北美既有之富厚。固不逮英。而其國方將之機。泉達火然。過英甚遠。庸之豐嗇。端視此耳。今夫殷國與耗英者。明於戶口。不列顚三島之中。洎夫歐洲諸國。五百年以來。郡邑戶口。無自倍者。而北美諸部。則二十年或二十五年而已。然占籍之民。前者五十。轉瞬成百。不止此數。往往有之。勞力之民。食報最厚。生子過多。在他所或爲挈累。在此則爲富厚之資。一子長成。克膺析負。於其父母。與歲進百金同科。婦人少寡。挾四五兒者。在歐洲中戶之民。再醮不易。在此則爲奇貨。爭欲得之。人樂昏嫁。爲利添丁。故北美男女。廿九早合。其孳乳寖多。既如是矣。然尚以丁單爲憾。蓋戶口之增疾矣。而母財之增尤疾。待闢之地尙多。求傭者常過於供。庸率之優。尙未艾也。

案北美人口。一千八百七十年。計三十八兆二十萬五千五百九十八。而自六十八至七十八。此十一年之中。民之由歐赴美者。歲約二十八萬三千七百六十人。當斯術時。每丁已值百鎊矣。計今之值。當不止此。則美洲新民之集。以財計之。乃不異歲進三千萬鎊也。即吾國閩粵之民。歲至其地者。當以千計。盡力勤事。方之歐民。蓋有加焉。以計學之道言之。固於北美爲大利。乃當道者徇歐民媢嫉之私。時持驅逐華民之議。而彼族之來吾土者。乃日責徧地之通商。此所謂公理私利。兩無所取者矣。

反是而觀。則知國雖甚富。而治不進者。其小民力役之庸。不能厚矣。其積畜未嘗不多。其母財未嘗不廣。顧但使地產通商。歷數百千年而恆相若。則所需勞力之民。今昔無異。斯役屈養。供常過求。日歲以益蕃。終無劣求之日。如是則屈者不待競。而競者常在待雇之家。無善價徠工之主。而常有減庸包事之工。即其初所受。一身之外。足贍其家。而事勢遷流。俄頃之閒。必傫然僅足自養其軀而後已。此其事效觀之支

那可以見矣夫支那五洲上腴非所謂天府之國耶民庶而非不勤野廣而非未闢特治不加進者幾數百千年當蒙古爲君時義大里人瑪可波羅嘗遊其國歸而以事下獄著書紀其耕桑之業闤闠之形其書見在取以較今人遊記之所言殆無少異蓋其國之政法民風遠在元代之前富庶已極其量而後則循常襲故無所加前且諸家紀述踳駁多有獨至指工庸之儉薄閔生計之多艱則如出一人之口田事之傭捽屮杷土日出而作晚歸得米鼓腹酣歌已爲至足至於雜作傭工則方此猶劣歐洲之傭居肆待事人有雇者就而呼之而支那之傭則負載作具行唱於塗乞人賃雇蓋支那小民其顛連窮厄雖歐洲極貧之國所未嘗聞也粵東附郭窮黎率舟作屋不下數千萬家名曰蜑戶其生事至微有西人船至則環艤而伺幸其棄殘江中爭相撈食狗彘貓腊半敗生蛆苟得分沾則同異味嫁娶無節而好孳蕃育例不舉兒都會棄孩每夕多有或以溺殺如豚犬然此天下至極殘忍之事而其國有公操其業以爲生者

案斯密氏之後數十年英國計學家有馬羅達者考戶口蕃息之理著論謂衣食無阸至緩之率二十五年自倍而地產養人者其進率不能如是大抵民物之進率用遞乘級數（如一二四八十六是）地產之進率用遞加級數（如一二三四五是）且地產之進有限而民物之蕃無窮故地之養人其勢必屆而不有新地可以移民則兵饑疾疫之禍殆無可逃其論初出大爲歐洲所驚歎以爲得未曾有雖不喜其說者亦無以窮之至達爾文斯賓塞爾諸家與其說始稍變然而未盡廢也今觀斯密氏此所云云則已爲馬羅達導其先路矣

然而支那之治雖不進尚未退也何以知之其中府州縣之民尚無流亡他徙者已耕之地仍歲而耕則力役之事仍歲相若而所斥以養此力役之財亦仍歲相若雖最賤之民極貧之工必有所資以嫁娶生子者否則其種將盡而不能如是之穰穰也明矣

假使其治退行致所斥以養力役之財日以見少則傭工所養之受雇者歲希上工

失業降爲中工中工失業降爲下工下工之爲生既艱矣而上中者又降而奪其業則競於得業減庸爲傭其事勢之流不底至若極薄之傭不止如是而猶不可得則弱者必爲行乞强者必爲盜賊閭閻行旅始騷然矣飢寒之所夭刑罰之所加暴君豪子之所侵奪死喪疾疫之所耘鋤始之下民貤及中戶草薙禽獮轉徙流離馴至孑遺之民與孑遺之財相給而後稍衰歇耳此今印度之孟加拉與英屬之餘部大較然也彼皆沃壤其地著戶口亦前耗而非甚稠夫以少民而居腴土然而餓莩之數歲告三四十萬人者則母財之日絀不足以振窮黎興功役灼然可知矣今夫東印之與北美二土皆英藩也而民生之彫瘵豐虞不同如是無他一則新民屯聚公立法度以相保持一則駔儈公司朘遺利而陵轢土著事驗顯然難以掩諱者矣

案中土舊說崇儉素教止足故下民飲食雖極菲薄其心甘之而未嘗以爲不足也此誠古處然計學家言民食愈菲者其國愈易饑蓋藏難裕業作難勸無益也歐洲諸國如比利時如蘇格蘭山邑如愛爾蘭其民皆極勤儉不嫌菲食以著稱

爲穫然常被荒饑法英之小民最奢無遠慮貧乏則家有之而自宋元以來其國未嘗患饑饉印度民食資米與中國同他嘉穀不常食酒肉待歲時而後具故偏災歲告也

是故察國財之進退莫著於勞力者之庸庸優者進庸劣者不前矛於國有飢餓之傭其國財斯日退矣此識必至之符自然之驗也

若即英之一國而言則今者勞力之庸其寬綽有餘乃不僅贍其一身一家已也前謂最下之庸必倍其一身之養而後可今欲明吾英通國之傭所得之不止如是不必特籍綜考物値以求之於疑似之間也即其顯然可見之數事而參伍之夫已鰥然可決已英國常庸冬夏殊大抵夏貴而冬賤而貧家冬日以薪炭爲大費故生事所仰冬逾於夏乃勞力者之所得當其用省而轉優由是知庸之贏工不僅如其所費爲定率矣或謂庸之雖如是而彼小民方將節夏日之所贏以待冬日之不足挹多注寡通一年爲計或僅足而無餘然而僮奴最毅之庸其廩之不如是僮奴之食

常視當日所需以爲支放以此知雇賃之庸不止於傭贍兩身者一也

英之常庸不隨糧食爲貴賤糧食之價年月而殊而國中諸部庸率多數十年無變者使小民之身家繫其貴而不乏則當平歲已舒逢穰年稱饒衍矣吾國已往十年糧食皆貴而諸部雇役未聞數減亦未聞價增即或一二有之乃緣興事需功不爲貴糧增率此以知雇賃之庸不止於傭贍兩身者二也

案庸不隨糧食爲貴賤此乃要例不僅在英爲然主護商者多疑之以其不知凡物貴賤全由供求相劑之所爲耳每聞人言中國工廉由於食賤其受病於主護商法正同也

年與年言則糧價之變多而庸率之變寡郡與郡較則糧價之變寡而庸率之變多今以麪麭（廣雅麴麭謂之䴭方言凡以火乾五穀之類關西隴冀以往謂之𤎩秦晉之間或謂之聚聚與麭同郭注邊人云鮑者於糗室煦乾之此與西人之作饅頭同事且其名與西音甚近今取以名之焉）及脡臘（說文脡脯也南史孔靖飲宋

高祖無膠取伏雞卵為肴又說文膎脯肉也周官膳夫鄭注膳牲肉也今取以譯啓肆諸肉之字）之價全國之中不大相過如此二物與凡日用零售之倫都邑之價方之鄉鄙或等或賤未嘗貴也而貨傭之價則通都之過郊野者常四五分之一倫敦庸率日十八便士為常而數十里以外則日十四五便士而已額丁白拉庸率日十便士為常而數十里以外則日八便士而已夫以地而言咫尺之間價之不均如此使在貨物則雖千里萬里而遙將有挹注轉輸之事獨至傭工乃不能移賤就貴於數十里之間人之安土重遷有如是者然此不具論論者見小民之力役處賤所苟有以贍身家則處貴所之羨留有餘不待辨矣此以知屨賃之庸不止於僅贍兩身者三也

案斯密氏言此之時英國之鐵軌未興也即國中道途亦不甚治故物與傭之價皆參差如此至鐵軌大興通國人物皆如水矣豈惟一國而已全地之中互相挹注不然則美非澳三洲之新壤何以實蕃至小民之安土不必其天性然也墳墓

覊縻之愛既有牽乎其心而言語服習風俗刑教則尤爲阻力之大者是故悲懽鄉願樂土二者相與戰於心前勝則止後勝則移惟止與移均非無故碩鼠之將猛虎之背所從來舊矣

庸無論以地言以時言皆不隨糧食爲貴賤既前證矣顧其事不止此乃常若與糧食相反爲貴賤者此又以地以時皆可得而證者矣

以地言之則不列顛之民食麥麥之產也蘇格蘭少而英倫多蘇常仰給於英故麥價在英賤而在蘇貴也然既轉於蘇矣使英產者與蘇產者美惡同則在市之價相若麥之美惡視同量者作麪之多寡而英麥之麪爲多故有時以量言英麥若貴者而以重言則英麥實賤也夫麥之爲價英賤蘇貴如此及觀乎二地之庸則反蘇賤而英貴然則使勞力受庸之小民居蘇而已給其居英者之爲優厚明矣蘇之小民貧者多啜雀麥以爲飯其食殺於英之貧民議者多以謂此蘇庸廉於英庸之故以此言理所謂倒果爲因犯名學一名學西名洛集克又名代顛勒迪克乃明用思之

理立言之例別嫌疑設是非窮理之利器而正名之要術也明代李之芳嘗譯之其書名名理探今人稱曰辨學然辨不足以盡名學之事也）之屬禁者也甲乘車而乙徒步者以甲富而乙貧也非甲以乘車而富乙以徒步而貧也

以時言之則前去百年糧食之價無論在蘇在英皆視今爲稍貴且百年來糧食降賤不獨此島爲然歐洲諸國大凡如此其在法國尤有明徵夫糧食既古貴今賤如此而功力之庸則古少今多亦無疑義夫如是則勞力之民在昔既有以贍其身家居今之日乃爲優厚又以明矣此則合前而觀知吾國之傭其勞力之所得不僅以兩身爲率者此其四矣

問胥考之當前稘時（斯密生世爲第十八稘）蘇格蘭庸率夏六便士而冬五便士總七日之所得約三先令此在北方山部及西岸諸島中至今尙有然者迤南則漸多今之庸率日八便士矣額丁白拉左近日乃十便士至一先令者閒亦有之蓋由接壤交通人事浤盛之故如格拉斯高咳爾倫愛耳哈爾諸邑是已至英庸所以

久優於蘇者亦緣南國農功製造商務之維新方蘇爲早事資人力而工食遂以之日增且自彼以還庸率之遞增者甚大特事繁地異難以一切言也其略可見者則如當一千六百十四年步兵口糧日定八便士兵餉如此則常備日廩可推而知兵固自常備中來也昔察理第二時大執法海理著論常備之家六口爲率夫婦而外男女四人其中能事事者二幼而不事事亦二七日之食須十先令而後給通一年計則二十六鎊也且云此爲至貧之數不及此者非匄且盜海鉅公名人其言固審諦可信者又一千六百八十八年政治家金古烈哥理言通國常備之家通而計之經數戶不下三口半歲須十五鎊乃可自存此其計數若與海理異者而其實則同皆以二十便士爲小民每口七日之糧者也金精會計其能事爲同時名人所推服者合二者而觀之則知自彼迄今通國備民歲進歲費二者皆遠過其初雖多寡之數地或不同而概而論之皆有所進特不若今一二人吾所進之多已耳蓋小民之庸錢實率本難精求地同事同其所得或此多而彼寡不僅以備人之巧拙爲差主

者寬審亦以異也故論庸之事苟非定由國令則後之考者祗能取其經數而言但庸之高下有至理定勢行乎其中而生其不齊之效强以法令一切整齊之者多見其逆理而敗也

物有眞値勞力者之傭絀貧富與眞値有比例與市價無比例然則徒以所受之庸錢多寡而言於小民之生計尙未盡也欲知小民生計之舒蹙必合其庸率與時物之貴賤而言之設如是言則吾傭生計日舒將愈可見蓋生計之舒蹙視日用資生之物得之者之易與難方其易得庸雖少無害方其難得庸雖多何利爲吾英百年以來不僅麥之價日賤也實則凡貧民之所仰皆比例而日廉一餐之中異品略備如薯蕷今之價半五十年前者也蘆菔芥菘前之種者用鍬今之種者以耒矣園林所出價皆日低百年以前如蘋婆如蒜薤多由伏蘭德而來今自饒衍食既如此衣被械器亦然紡績之功日以益疾麻枲罽毲價日賤而物日良無衣之歎斯以免矣銅鉛鐵錫地產日恢宮中所資小費輒辦生事如此不亦易歟計今所費於古者特

鹽皮蠟與諸酒醴耳。其所以費賦稅爲之。顧編戶齊民需是有限。所費者少。所靡者多。不足病也。每聞士夫相聚談語。皆以民生日艱爲憂。咸謂往者惡衣非食狹處卑宮。而民知足。今則不然。此其說之當理與否。姑勿與議。愈以見小民生事之優。不僅存庸率少多之際。時物饒衍。所利尤多。然則吾國之傭所得者不止於兩身爲率。得此益明。是其五矣。

按於此五者。見當斯密氏時。英國民生之甚舒。雖至末年。（斯密於一千七百九十年卒）法國民變。拿破侖出。率動歐洲全局。英民亦被其災。百貨騰踊。然而富彊之業。猶日進也。至弱德爲相。其經國通商諸大政。皆遵用此書成算。自廢商之法既除。英之國財。如川方至矣。此計學家公論也。又五說之中所及公例。皆精要者。如庸率不以費爲差。庸不隨糧食爲貴賤。地與庸殊。而糧食不必與價。民亦不必從之而遷。庸之高下。常與糧食之價相反。庸率不可以法強齊云云。皆成計學中建言矣。

吾英勞力之民其所得以為庸者不特非最下之率且日進而優此合一群之利害論之所謂庸率進物價廉使小民居養日以發舒者固通國合群之利矣乃或議以為不然一羣之中自力田庀工洎乎臧獲傭保勞力之民居其太半凡事利太半者不能為其全之害甚明不然必太半之民困苦愁咨焦然而生而後為全群之利歟必不然矣耕者織者造室居者皆出於此太半是有此太半而後群之中有飲食衣服燕處也彼出食以食人為衣以衣人造室居以居人而獨已於是三者必過儉單陋而後可過斯已往則或憂之曰是侈靡逾制而將馴致貧乏衰亂也使制而如是亦可謂天下之至不平者矣且議者烏知是貧富之效固與其所憂者相反也耶

昏嫁之事因貧而難然不因貧而絕也至生子之量則若因貧賤而轉大嘗見蘇格蘭山部婦人飢羸困苦併日而食進生二十餘乳為常而高門之中美衣豐食反輒童然不生即或有之至於二三生意盡矣故嗣續艱難在富貴為至常在貧苦為罕覯意者安肆優厚之中其使人恣心縱欲有餘而生生之機轉由是而斷歟

貧乏之生雖無害於孕毓然最不利於長成人種初生至爲遜脆孱諸弱草柔萌茁於氣寒壤瘠之區其殘殜枯黃可立待也前所逮生二十餘乳望存活者不外兩雛有軍官久於其地者嘗爲余言舊法議以本隊孤兒彌補缺額乃常不能伹藉爲術鼓手亦不能足營中兵生小兒至多然未至十四五殤過半矣或不及四週而殞或七齡而殞而過十齡者則尤少也此以見窮黎鞠子之難無他坐不能如富者撫視之周耳是以貧民骿合其孳乳雖較富者爲易而多而茁壯長成則較富者遠不逮至於國家卹孤之局教會育嬰之堂其殤率視貧家自哺之兒爲尤大也

案天演家謂孳生易則長成難長成多則孳生少乃生物公例不僅在人爲然至於動植莫不如此魚子之出也大魚以爲糧長成最不易故物之多子莫魚若生品漸上其多少相覯大較如例虎象生無不成其孕毓方之他獸爲寡矣至於人類智下者生多而成丁少智上者其成彌信其生彌珍斯賓塞爾論民生謂郅治之時無過庶之患者以此斯密不識天演學然其所論與前例有相發明者矣

生物之蕃與資生之物爲正比例故生之量以資生之量爲界畛也文物之群苦資生之儉至生以不蕃者下戶則如是耳而所以狹隘其生者即在此易孳生而難長成之事

案生之量以資生之量爲界畛然此界群有不同僿野蠻暴之民以度日不死爲最下之食爲界必至饑饉其生始屈文明之群民習於豐給則其界略高不待饑饉生機已狹

功力之食報日優斯小民孳生之界域日擴蓋庸厚而家計充所以撫育男女者周而夭殤之數寡也由此觀之則此界之廣狹亦視乎力役供求相劑之間已耳何以明之今使求傭者多而供傭者少則庸率必進庸率進而小民之生計紓生計紓而畜家厚畜家厚則子之長成者多小民之長成者多則力役之供數有以與其求之數相副矣相副而不止則供乃過求供苟過求庸率又減庸率減而小民孳生之界又狹平陂往復皆莫之爲而自已者也故勞力之業人也而供求相劑之理行乎其

中與百貨無以異民生彫瘵胥視此已天下之國莫不然也見於北美見於歐洲見於支那於北美則使之戶口年月自倍於歐洲則使之雖進而不驟於支那則使之凝然無所盈虛皆此例之行也

力役有僮奴賃傭之異賃傭者雇役也計功受廩自由者也僮奴者身屬主人分同牛馬不自由者也以勞力者人品之不同而功實亦異或曰體力之虧耗在僮奴則所損者主人當之在賃傭則傭者自當之故奴工費不知徒以虧耗言則在奴在傭所損者均主人受之也蓋自其究竟言之則或進或退或中立惟其時而勞力之受庸必足贍其生與遺育其種類以使供求相副則主者當出庸之頃固已合其所虧耗之體力而彌之矣傭又安能無所出而獨當其損耶故曰損者均主人受之也然則奴功傭功廩費等乎曰否奴之功固費於傭也所損者雖同出於主人然在奴則飼者主而食者奴二者不相關通而必多廩濫在傭則主廩而傭者自飼而自食之利於贏得故有節而不糜均之彌體力所虧耗也前則主者爲之而虛後則傭自爲

之而貲而利害則終歸於主人故曰奴之功費於傭也是以古今諸國驗於終事皆曉然於僮奴之功比諸賃傭爲費直至今日北美如保斯敦奴約非勒德爾非亞諸部雇庸極貴猶較奴功之所費爲廉也觀已成事愈以明矣

案此謂在奴在傭損均主受理最諦審於後賢大力常住之理幾所先獲聰明精銳先覺之亞也然於奴功之費未盡今爲益之奴功之所以費於賃傭者蓋食不視功爲升降則其心無所顧藉一也習爲游惰與之器則易毀與之畜則易斃二也傭之多寡主者得以市之盛衰節也而畜僮指者不能三也功必不精出貨多麤四也無所取於巧捷苟以度時在奴則同於主則費五也凡此皆其所以費之故斯密豈以其易知而置弗論耶然奴功亦有時而便如在西印古巴諸所地氣煩溽雇傭極貴而所產者乃粗品如菸蔗諸物而地又極腴不患其傷地力夫而後奴可用也

然則勞力者食報之優爲國財日進之果而即爲戶口繁庶之因因果相生自然之

效彼以力庸饒厚起風俗侈靡之憂者所謂哀生悼痛不辭之人也

雖然民生之饑寒也不在既衍既饒之後而在將安將樂之時故一群之盛與進為期既止斯憂退則為病此不僅小民所歷之境然也自君公以訖庶人心之為用莫不如此當其乍進不必若已止者之多也而以樂及其既止常比方進者過也而以憂知此者可與擾民可與說國

惟庸率進而後生齒滋亦惟庸率進而民生愈勤既稟稱事百工乃來故庸厚所以獎勤亦既獎而其勤益至衣食饒裕體力自完民常有更上之一境在其想望之中冀晚節衰穉得優游於滿足斯筋力奮而樂事不疲矣是故庸優之國其民鼎力最捷給最不倦庸劣者不能也觀英蘇二國之異與都邑邊鄙之不同則庸之勸功可以見矣夫謂皆窳之民七日之糧以四日勤之而可得則餘三將不事事而坐食此固國而有之然不概見也每見貨工之傭其成貨以件論售而得善價則早夜矻矻力作不自休如是數年而體力大損故倫敦及他都會木作極力治業常法八年而

衰他作價高而貨以件售者其效同此百工之事過勞皆致專疾往義大里名醫剌穆精尼嘗著書論之名曰百工專證小民逐利則忘勞不其見歟即如營卒領兵著號爲懶惰至爲利陰敵則亦不辭嘗有工程計物授值則軍官於發工之時須與領者爲約每日所獲至多不得過若干否則務得貪多相競趨工過勞成損然則利之所在本無惰民又可見已前指惰工四日作勞餘三不事事究所以亦多由前四之中勞力而過遂使餘日不得不休蓋業無論勞力勞心假其勤苦連日以常人體力當之例非將息不可若不能者坐牽率抑勒故耳否則無不暫息以游勞而思息生理自然乃不自由不關欲否甚且徒息不足須與自恣酣嬉以紓既困使精神既憊尚然自勉或爲人所牽率則生疾重且致死此逐利忘身之民數稔之閒竟成痿廢不徵一二業然也故使雇傭之主爲仁智之人則不惟束縛馳驟所不爲也將且以寬紓不偪爲程不知者以爲損利失計而知計之士則惜從游和緩使從事者精力充裕無作輟之虞往往工堅事良其得利方之探奢者常日計不足而歲校有餘也

按自斯密氏此言出而英國議院著律名廠令傭者操作每禮拜不得過五十二小時而傭主交利自是以來各國大抵著廠令矣英民業時最少而光緒二十三年業機器者尙求減功作時刻不得則罷工爭之其民之惜力如此小民耐勞之量國有等差矣方諸國最下而溫帶諸民歐不及亞中國操工小民夜以繼日幾無休時西國七日一輟業中國亦此無有其勤可謂至極使得西民而然不終日譁矣然英民常自謂其功能以少時勝人多時其英法諸國之生經計學家爲之參較見謂所稱不謬至歐洲支那功力之差未經較驗未知何如是在後之留心國計民莫者

又案民之所以爲仁若登爲不仁若崩而治化之所難進者分義利爲二者害之也孟子曰亦有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董生曰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泰東西之舊教莫不分義利爲二塗此其用意至美然而於化於道皆淺幾率天下禍仁義矣自天演學興而後非誼不利非道無功之理洞若觀火而計學之論爲之先

鄙焉。斯密之言非一事耳。將謂天下有淺夫有昏子而無眞小人。何則。小人之見。不出乎利。然使其規長久眞實之利。則不與君子同術焉固不可矣。人品之下至於穿窬極矣。朝攫金而夕敗露。取後此凡所可得應享之利而易之。此而爲利。則何者爲害邪。[illegible]之道。不以淺夫昏子之利爲利矣。亦不以谿刻自敦濫施妄與者之義爲義。以其無所利也。庶幾義利合。民樂從善。而治化之進不遠歟。嗚呼此計學家最偉之功也。

或曰富歲多賴。則傭民好逸偷。歲艱食。則傭民差勤。故富足者惰之媒。而荒歉者勤之厲也。此似是實非之說也。夫曰幸遇豐穰而勞力者或思自逸。此其說誠有然者。然不可以一概論也。且若謂顓頊之民。耐勞過於飽食煖妥之子。趨事勇於憔忻疾病羸弱者之操作。比諸苗壯豐碩者爲殷也。則其言什八九謬矣。饑饉連年。癘疫流亡相因而起。國財以耗。物產以衰。史不絕書。大地歲有。此識斷然可知者也。然而彼之所以云然者。亦自有故。蓋豐稔之年。穀食廉平。傭者皆欲舍傭而爲主。自

致其力以爲蓄多而又以豐稔之故養工之母財日充與享者衆出穀之農欲多出以斂其贏如是則雇傭之主彌多而爲傭民寡則與往年相若求者過供此豐稔之年庸率之所以進而傭贏也至凶歉之歲其事反此生事既艱立肆坐列利入難而不可必故前之欲舍傭爲主者乃今思舍主而爲傭而穀價翔騰養工母財艱也見多今也見少雇傭之業或輟或減如是則傭荒自食之工蓄藏漸盡則降而爲受庸之工求不及供此凶歉之歲庸率之所以退而傭馴也斥財之主見後之傭索食微而易於約束前之傭責價奢而不帖帖也則曰富歲之傭好逸而凶歲之傭甚勤矣然此何異即蹄涔之微瀝而論大海之汪洋乎且養傭多者大抵農頭田主之家農頭之贏田主之租皆土物也其利視糧食之騰跌爲進退年饑穀貴於傭爲病者於彼則爲利也其樂歉歲固然而以是律傭之勤惰則幾與事實相反者矣蓋凶年多受雇之傭而富歲多自業之工謂彼在凶年則勤在富歲則惰者無異謂常人之情爲己不力而爲人過也夫豈然哉大抵自食之工較之雇傭其勤倍蓰蓋一則獨享

所其出之實。一則有主者爲之分。且廩食之工。群傭雜處。一傭惰窳業。乃效尤。自食之工。則無此患。受雇者以年月爲論。時同廩均。勤惰之効。無以爲異。此以比自食之業。尺寸利害。皆所身受者。怠奮相懸。豈待論哉。惟富歲則自食之工多。而凶年則受雇之傭衆。故以通國之財爲論。富歲民之出力成貨宏。凶年民之出力成貨狹也。

發法國作家梅山斯。學博而詞辨。因受森得田歲計。著論小民出力成貨。富歲多於凶年之理。（梅山斯書名倭維恩理安鄂虛恩三部戶口考。成於乾隆三十一年）以近部三廠簿張。每年所產之多寡。不足爲據。三廠者。額爾白弗氈業與鄂虛恩之麻絲二業也。三廠爲其地生計大宗。歲之所登。官有簿錄。於此見小民出力成貨數與值。皆以豐歲爲優。歉歲爲絀。然豐稔愈多。最歉耗最少。而積年爲計。則豐歲所絀。正與歉歲所不足者相劑。補短絕長。其業爲無進退也。

至英國工業。則與此異。如蘇格蘭之麻業。約克沙之氈業。雖歲有出入。而都凡爲言。皆爲方進遂大之基。至稽其簿張。則若與年時豐歉。有不相關然者。當一千七百四

十年北地歲大歉收二業所出誠皆不暀而一千七百五十六年歲亦大損乃蘇之麻業出貨甚多約克沙氈罽自一千七百五十五年至一千七百六十六年所出者皆不暀而歲減至北美印花稅罷徵而後其業大振蓋自是以來其出貨歲有進境也

由此觀之則知凡懋遷廣遠之國其中製造諸工之衰暀視所與通之國之事勢爲多而視本土之年時饑穰者爲少戰爭之起滅同業爲競者之廢興與夫鬻產之民之所欣厭胥視此矣且欲定一地物產之盛衰即官私簿張亦不足盡之也蓋其所漏者多矣今如力作之民或去其主者而自立紡績女紅歸其父母業焉以衣被其家自食之傭其成貨不必皆斥之於市也或以資其身或爲里鄰之所雇畜凡此之倫皆簿錄所不能盡也而言計學者往往據之以定物產之數考天下之盈虛則其去眞遠矣

前謂庸不隨糧食爲貴賤且常與其價相反以爲率者既云爾矣然以是之故輒謂

糧食之價與庸率絕不相關則大不可蓋傭功之市價自以二者爲轉移求傭者之多寡一也糧食之貴賤二也求傭者之數或進或退或中立則傭者之數亦或進或退或中立以與之相劑夫如是則傭者之所以爲養定矣所以爲養定故傭之市價定何則彼固得此以市夫糧食者也故有時糧食甚賤而庸率猶昂則知使求傭之急無變乎前而糧食乃不賤而貴者則庸率之昂益無藝矣

歲驟穰求傭多歲驟歉求傭減由是而庸進庸退焉蓋歲驟穰積貯有餘足以食多傭過常數而傭之數不能驟進也則斥財之主相與出厚庸以徠之所以進也歲驟歉者反是蓋藏罄小民失業多急受雇而母財見減不足以盡食之也則勞力之民相與減庸以求之所以退也英國當一千七百四十年歲洊饑傭者求食而已不望餘也其翌年歲大有不僅庸貴且難得焉是故最而論之庸之高下其所以經緯之者有二因焉歲歉求少庸之勢退矣而穀食之貴又使之務增穰歲求多庸之勢進矣而穀食之賤又使之可減故常時一國之中功力庸率經久無變意者歲穰歲歉一

進一退之間是二因者常隱然相劑以折其中云爾

案二因並用而覘前因爲多庸率久無變其因不止於二者之相劑也物合三而成價故庸長則價不能不騰然供者之價騰則求者之數損其損之程視騰之度此相因必至之效也雖然庸之所以能長者爲斥以養力役者之母財多也而母財既多又將使出母者常欲大生財之能事用之益巧爲之益疾其所資之功力彌少其收成之物產彌多斥母既宏雇傭既衆主者得以部勒署置或分功或合力用力等而得效多且又將覩爲機巧資以善事而節力此不僅一家一業然也風會所趨通國之中莫不如此惟手足衆故功易以分亦心智會而機易以創古之需人十者而今則一之古之以年時成者而今乃日之勝固長也而成貨之需力微二者相抵所廝貲多故庸日長而物價日廉其能日饒故不害奉生之優其事日闢故無有失業之嗟化國之民所以食豐用閎而力不屈者胥由此耳

案大生財能事者計學最要之旨故功力之廉費必不可於庸率貴賤中求之有

時庸率雖大。其工實廉。有時雖少。實費亦其生財能事異耳。能事大者。庸率雖大。何傷乎。由來一貨之成。其中必有最費之功。創作之家。所欲代以機器者。亦於此爲最急。此機成。則物價之減者常無算。化國之民。其所以能操天下利權。而非旦暮所可奪者。亦在此耳。

篇九

釋贏

案前論合三成價。出地者之所得爲租。出力者之所得爲庸。出財者之所得爲息。然不曰租庸息。而常曰租庸贏者。蓋息者無所兼。而贏有所兼也。所兼者何。本財應得之息利一也。出財經營事資督率。督率之庸二也。懋遷之事。得失相半。取得償失。成保險費三也。合是三者。通名曰贏。以一家之所獲。故計學專論之而不分也。

贏之厚薄。庸之高下。皆消息於國財之盛衰。顧二者之所因同。而其所以因者大異。

約而言之則一正一反也何言乎一正一反也蓋功力之酬多乃有益必國財盛而後庸率高而母本之斥少則濶之故國財衰而後贏得厚也然商賈覩一業之利則爭趨於經營以殖其貨相競之餘自然利減此在一業之事然也使國財盛而凡業皆有競者則通國之贏率皆微矣故曰斥母者之利皆其視國財與庸反也

夫欲求功力庸錢之通率雖此不必廣遠也就一時一地而計之夫已難得其實矣故前所謂庸率者皆取其最多都凡概略以定之而已若至贏率則並此不能盡羅得之事變動不居即問之本業之主後之贏進退率幾何往往不能答也其所待為變不僅價之高下而止同業之盛衰受貨者之舒急水陸之險夷圖藏之隆殺凡此之倫勞作萬端皆能為異故其變不獨以年且以月日且以晷刻者也大都廣國之中欲取一時工商之贏利通而估之得其經數已難至欲居今考古跡變動之由求進退之實則其勢有斷斷不能者矣

贏率之難知固然然即貸貨者之息利而求之反可以常得其大較也第六篇之釋

三物也。曰息者。所以市用財之權者也。然則使用之者之利優。其所以出之者自厚。用之者之利遜。其所以出之者自薄。是故觀息之變。可以知贏之變。二者相為消長者也。故曰即息利以權贏率。可常得其大較也。

顯理第八三十七年。禁民貸取息者歲百不得逾十（西人言息皆以歲不以月後仿此）過者有刑。此以見先之不止此矣。義都活第六立。教會以通財取息為不義。則悉取子錢之事而禁之。顧其令卒不行。而民爭貸子錢。愈益重。額理查白十三年復申顯理之禁。於是什一為通行制息矣。洎雅各第一二十一年。更令歲百息八。察理第二復辟。更令歲百息六。后安十二年。更令歲百息五。至今國家雖有制息之令。然息非操枋者所能高下也。前令大抵息率先行於時。而後從而制之。中產勤業。然諾不侵之民。其出貸財。率不逾制。而自后安以來。都市通率。多不及歲百息五者。懋遷往還。以三零五或四或四零五為常。而當美洲自立。戰事英國民債。則歲百息三也。

由此觀之。則知吾英自顯理第八以來。歲賦國財。如川方進。且載驟駸駸。降而彌疾。故其見於事驗者。功力之庸率則世增。而發貯鬻財工商諸業之所收。則日以趨薄。

案民之日富。其驗如此。庸則日升。贏則日降。皆母財日多。政理公平之效也。財退之群反是。

又案斯密氏謂贏率之少。以鉅商駔賈。覩一業之利。則爭出財為之競者既多。其利自減。此說未盡。贏率之日少。正坐國財日富。而斥以為母者多也。蓋亦供求相劑之一事。故使國財富矣。而可與之業猶多。則庸贏二者同時可以並大。(說見本篇下)如有時賦稅雖重。贏利仍多。理亦同此。至息率高下。則尤以供貸之財多寡為差。息者贏中之一分耳。其餘則為商庸。為保險。既為商庸。其為朒自與前篇所持之理合。因競而減。斯為確耳。

又案以令制息。斯密氏不以為非。然既云息者所以市用財之權。則息者乃價。凡價皆供求相劑之例之所為。操枋者又烏能強定之耶。使國家設為司市。取百貨

之市價而悉平之。如新莽之所爲。此其爲謬。雖愚夫知之。制息之令。何以異此。且制爲息令者。禁幷兼者之朘利也。而不知必制之令。而後朘乃益深。蓋未令之先。重利不爲犯法。既令乃然。而利之所以重。坐責者急也。責者既急。不恤利之輕重。以得財爲愉快。貸者息輕則不肯爲。息重則犯刑憲。既犯之矣。則子錢之外。須益之以冒禁之保險而後爲之。故其息愈重。而朘民益深也。主計者不知此皆出於自然。故使理財。癖癖大亂也。斯密之後。英國有賓德門。胥深論之。指意同此。故成同之間。制息之令皆廢。

廢居殖貨。在都會則需母多。在鄉鄙則需母少。需母既多。而多財者相與競於其業。故贏得之厚。都會不及鄉鄙也。顧力役之庸。則都會過於鄉鄙。處輻湊之區。積畜饒衍。治生者求力作之傭若弗及。則厚其傭庸以徠之。庸之厚者。贏之薄也。至於鄙遠之區。其勢反是。見財無多。而傭作者充斥。求雇若不及。則劣其價以爭之。庸之劣者。贏之優也。

凡此皆驗諸各國而可知者也蘇格蘭制息與英國同而民所用以貸貨者其率方英爲大雖信義素著之家其貸息歲百不下五也嶺丁白拉版克（版克此云銀號又曰票號曰兌局曰錢店其實皆版克也所不當云銀號者以其業不僅銀所不當云鈔局者以其事之異古而票號諸名又嫌不典不若直譯其音之爲當也鈔則當云紙幣此書所譯閒用雜出取讀者易明而已歐洲版克之業中古創於義大里國蓋其民寄存積畜之所其字義與陂岸通蓋其業措聚而周防有類江湖之陂堰故異物同名耳）受人圜財剖券以與主者約隨時取計日起息歲百而四此在倫敦名長流圜無所息也諸坐列販貨在蘇需時皆劣於英則蘇之贏率過英明矣至於二地庸率高下已前及之蓋蘇之於英不僅貧富迥殊即向富之機亦英駛而蘇緩故見諸贏庸者不同如此

案英蘇二島（海汊中斷綴以蜂腰故可名二島）以其土沃瘠之不齊貧富初懸若此而至今日乃幾相埒此其民之勤奮善計實爲之斯密亞丹及他計學家

如穆勒父(雅各)子(約翰)如馬格樂數十百家皆蘇人也可以見矣然亦有術焉雍乾之間蘇格蘭始設版克造賒貸法民大便之國以日富一千八百年以前蘇之賦稅皆不充度支自一千七百年來歲有進步今與英法諸國侔矣故論者謂蘇格蘭處荒寒絕外之地土瘠而民悍幾於野蠻一二百年之間所進如是之無限者學校版克二者制善使之然也案賒貸法者版克出財以貸民使民勤而貧者資以為母民欲貸則聯數家有力者為之公保至少無下二人名保誠保誠定所賒之數常法自百鎊至千鎊為率議定乃恣出入歲終計息納之而保誠有禁予縱縮之權若貸者見不能若惰佚則止勿賒貸如是故其民之力有所資而爭自奮於業為勤良蓄富而有教之效矣其法與新莽之賒貸北宋之青苗錢無稍異異者彼民自為之而莽與宋則以官筦其收發而已目論之士至今言青苗、無不疾首痛絕之者而不知其行法非而法之良意之美則無可議也

法蘭西之制息也與英異上以意為升降不從市息之後而制之也一千七百二十

年減五分爲二分一千七百二十四年復減爲三分五釐其明年又減爲五分至一千七百六十六年相約維節當時則減爲四分神前當案維持復增至爲五分設制其息率驟減之故乃爲國債遞息近地考法史記識有然者其制以設減於英其術息則往往而過甚以國財論法實因不及英而貰貨之際其與法相近故其息常過制老於行貰者皆爲余言斥俗逐利在法甚於英其過故雖法俗以懋遷爲汙賤英人以久貰相尚而英貰樂居法有川然矣至於力役之屬法之遜英納稅財時最英之遜法常言遊者由蘇而英親見兩國之民衣飾居養雅衣纖符之不同則判閥閱儉之懸殊然可識今使其由法而復英則相去之度遜迎矣夫法之物博地大固將殺蘇而民生不優者蘇進而法不進故也世惟不進遂若弱十八九矣此其許未必皆有據依而致此之云訐無以耶今使有將過蘇二三十年必不由蘇所制洪也衡蘭國財若取土地之廣戶口之數合而睹之則方英爲富故其國家　借民債常率二分民間交貰信義足倚者三分而已比歐諸國皆微獨至力役所等則方英

甚優。以其贏得彌補之不足。或遂謂荷蘭商務日而衰薾。此但一二業云然。則尚可信

若謂通國商業皆然。則恐非通事實耳。以計學公例言之。所以贏補之資。必非國財

日退之國所能有也。大抵當贏率漸減之時。彼貯殖資之家。易言生計。義欲不知貨

率皆溢出國財日縮之明徵。又以見業既同。則斥母日低之實也。輓近英法紛紛法

之憾還幾盡歸荷後。雖事不甚大。然荷納主之英法國債。所口荷人者甚多。其在英

者云四十兆（自注云此數恐大過實）民私貸者。數復不貲。大抵諸國債券皆荷人者

荷財皆往出貸。統此數端。足見荷蘭國財之充溢。國中業既飽和。剩之餘資不然。其

財不出國也。皆諸私家之所用。一業與財日以鬬。過其所需之母。增益從事。贏率遂

微。自用有餘。乃以出貸。然其商業則方盛未艾也。大國母財日充。正如此耳。

案今之英美諸國。皆以優贏劣。而中國反此。彼之通我。故為得利。此所以澳然既

閉自西徂東。門雖鐵路。滋溢不能阻也。而我出力求所之與。亦所滋遏彼

如新資金出來。勢亦日多。美人恐併吞其小民之生。乃逼天下之不公之債以

拒華傭故至今在美者不過十餘萬衆使不爲此一任事勢之自然則登充斥無疑也凡此皆計學公例之行而不可遏者也

若夫美洲中北部之英屬其力庸財息皆優於英息優則贏亦優矣其息率或制息或市息皆自六分至八分無更下者夫力庸與財息並優乃人間至不數覯之事觀者獨新墾之地耳蓋新墾之地土廣民稀積畜始有故其母財不足以副事其力役又不足以副其母財必多歷年始能免此故其初占之田必擇壤埴最腴轉輸最便之地或瀕海濱或緣江介以利漕轉兼資灌田又新墾之地其值必廉驕人自占價不抵殖且處女之壤產力至優略施治闢所收億秭母財贏率自然過當雖出重息貸之不虧折也其收利之疾且優如此故其積畜轉瞬豐稠乃欲增庸傭作而傭者之來或不能如是之速也則畦多而手指少則其酬之也不得不厚此庸率之所以日進也至於拓地稍廣移者降多主者之贏稍稍遜矣蓋自壤埴最腴轉輸最便之地以次占闢更占之所稍不及前贏率坐減息率亦日趨平矣故名英屬土之中百

年以來息率之差相去數倍大抵國財日進生齒日蕃而分功日密則稱貸之息日微獨至勞力之庸則不隨贏利爲減何則求傭之數純以母財之多寡爲差而與贏率之厚薄無涉也且母財之進退亦不以贏率之厚薄而殊有時贏率甚薄而全贏轉多蓋贏薄而母多方之贏厚而母少者所收常過此在戮力治產之家然而在勤奮率作之國亦莫不然者也若其國忽辟新疆或所與通商者益廣則雖國財日盈贏率可以不減而反增贏率既進則息率從之矣人情逐利必擇最優當其疆土乍闢而所通忽廣之秋事業驟多國財如故財不周事勢將棄劣而從優謀新而舍舊而舊者之母既收則其業之爲競者少其產入市亦以無多供少求同價值自起價值既起贏利乃多贏利多者息率大也故曰不減而反增也輓近英倫戰事既平私家貰貸即信矼（慤實貌）業厚者不在五分以下而前此則四分五釐足矣此反增之驗也當此時英於西印度美利堅拓土極大民則新業繁興息率不減而增殆必由此而非國財之損使之然也蓋即使國財如故而戰勝之後開通國土如是之

多民之移故欵新正符前論至於戰事所費雖鉅不貲而英之富厚不因而減此其徵驗吾得於後篇及之

母財所以養工故母財消則庸率減雖然庸率減矣而贏率則以增也贏增則息亦增矣蓋自庸率減而工價廉故成貨之本不鉅亦自母財消而供者少故入市之價以騰本輕價騰衆贏兩利雖以重息貸母不折閱也故息率大為印度孟加拉部之公司與他泰東新步之懋遷其贏得之至優可以證此東方多彫敝之國故其地皆贏利無藝而庸率至微息乃比例與之俱大孟加拉農民之舉債也歲百息四十至六十者有之且皆以秋成為償夫能舉如是之債為母而猶有贏則其贏之大可想見矣樹藝之業贏大則蔑租息大則所餘以為督耕之庸者少此其事不僅印度然也羅馬未解紐時吏汙而并兼之家業郡省息率之大大都如此布魯達有仁人之號者然觀克廝文紀其治塞布剌斯島時放債於民歲百息四十八則他可知已

國富以其天時地利人事三者為量使其量既充而中立則庸與贏可以並薄蓋其

於庸也，則極其幅員之廣狹，積畜之盈虛，而戶口之衆寡與之相稱，既極其量，不可復加，而後民競於工，工競則庸之率終趨於至薄，其於贏也，則極其物產之耗穰，交通之廣狹，而母財之滯斥與之相謀，安於守成，不爲維新，而後富者競於業，業競則贏之率終趨於至微。

問天下有如是之國乎，無有也。泰東之建國曰支那，支那富國也，既充其量矣乎，曰未也。何以知其未耶，曰支那之富，充其人事之量云爾，所不加進者，民智與其政法教俗尼之也。支那國處溫帶，西北背山陸，而東南襟海，有長江大河爲之釃通，形勝之國也，然其進於今治，而無所增長者，不知其幾何世矣，徒以其天時地利之量言之，支那之富厚，詎止是而已哉。嘗試論之，其俗以商賈爲汙賤，立海禁，與外國往來，西國之賈舶交海中，一二口外，舉不得入，夫如是則懋遷不廣，而貨棄地者多矣，故曰未充其量也。且其政不均，豪强倚勢力以爲并兼，中貲以下，爲貪吏之所睥睨，信義蔑，其契約不足恃，泚懟於理，則所失益多，夫如是則國多滯財，所斥爲母者不

副其懋遷之贏然而其國大商賈之贏利尙爲不薄者則何也有力者侵牟小民立壟椎而罔市利故也觀其國之息率齊貸子錢者歲百息十二爲常其贏之尙厚可推求爾顧其小民功力之庸則最下之率矣故曰支那之不加富政治敎俗囿之也

夫政法不均則其國之息率寡不重者不必國財之豐嗇爲之也蓋息率之所以廉平以假者之無不歸也使政法不均而上不爲其民責約則富者以財貸人常有不收之慮以其約之不足深恃也故其稱息也必重信者之所酬以償無信者之所不酬須平息之外益之保險之費而後爲之此政俗之舉所以無輕息也羅馬末葉日耳曼拂箖峨特之族蹂躪其西諸部當此之時契徵質劑之事皆聽民自爲渝者無罰其子錢之重皆今所不概見者職是故耳

法禁子錢則無益而反損蓋民既需財而已無有非貸則不得財非息則不得貸而貸者之爲此也既有亡財之慮復懷犯憲之憂非有所償固不貸也償則務平息之餘益以二者之保險費而息愈不貲矣歐東回民子錢至重法國政治家孟德斯鳩

謂其弊由法禁子錢而契徵不信不盡由其國之貧也

廢居治生有得不能無失使九得而一失則於其九者通之必有以償此一失若爲保險費而猶有奇餘焉夫而後其業可爲也此之奇餘是謂實贏除之以十而與毋相權百得幾分斯爲贏率其一役之所贏或多或少皆爲總贏總贏者兼所失而言之不分析也然使舉債斥毋以治生其子錢息率則當與實贏作此例不當與總贏作此例也

故最下贏率必以有償虧折之失而有餘贏既如此息亦有然必有以補不歸之逋而猶有獲夫而後曰贏曰息也使其不然友朋推解之情緩急相周之雅而非國人貳貨之事矣

案由此推之將不獨如前所言官不爲民責約則稱貸之息率大也每見官宰鶻突其理貿易倒荒之案輒袒逋家而不察其有欺詐之情株連之累此之流極必至民不相任商賈不行勤愿者失依巧僞者得計物大廢貴息利不偷而後已故

曰婚孺之仁所惠者小近而所禍者大遠豈不然哉

國之所病在多惰游而惰游之所以多坐食租衣稅仰子錢之家衆也今且無論租稅第言子錢之家則使國富充其量而不可加工商諸業之用毋皆至足而不可復多如是則其贏率必至薄而子錢之率從之且子錢之率既微則仰此以贍其身家者非至富饒固不足也夫如是則仰息之民寡而中產以降必舉其積畜而自經營之實以收兼廝之贏如此則風俗成而通國之民皆農工商賈矣礦廝世變增益不能而無遊居之飽食此其群之所以日蒸也今荷蘭之於諸邦最為近此者矣過於生事束於國俗其民皆以無所經營而坐食為恥譬諸衣然不能人皆短小距地而我獨大袑褒衣也又如習尙然居營營之中則不武而契需者為笑惰民之於勤國致亦猶此夫有迫而使奮者矣

物既合三以成價則必其二皆微而後其一獨鉅故贏利過厚則廝租而製作與運致之廝亦薄然而廝雖薄猶不能盡無也暴君之發卒征徭必有粟焉以食其徒而

後舉不然廢矣至於地主人之租則事勢不同有時可以無有糾羅凮閣大東公司其貿易贏得之厚爲租庸皆至薄耳

息率與貨贏爲比例而此比例之率又與贏之厚薄爲消長英賈常法以倍息之贏爲平贏假如齎貲爲母貨贏之率歲百得十中去息利五分其他五分即爲經營者之所得以酬其服賈之勤與其役財之冒險顧此之爲率亦視其地通行贏率或過或不及之何如使甚不及則息家不必得半抑或甚過則所以酬息者固可從而多也

國日富則贏減而庸增庸增則貨價宜日騰然以贏減之故而貨價尙可以無騰而以與他所庸賤者之所出競爲售也從來商賈製造之家皆謂物產之所以騰踊難銷由於庸長毋多之故此有見於人無見於巳之說也平情而論則物之貴也由於斥毋之家貪贏過厚者多而由於傭工小民貪庸之優者少也何以明之蓋因庸爲加一加而已至於貪贏之厚則貨經數手視毋爲子遞而求贏後毋大於前毋後贏

過於前贏子母並增故爲大也因庸爲加加以加法者也因贏爲加加以乘法者也以代數術言之前用加減級數者也故其長微後用乘除級數者也故其積鉅今試以竹布一貨言之假其中漚湅紡績諸工每日之庸如增一便士如是成貨每匹之價所長者不過計功作加工幾人作幾日成若干疋每若干價如是止耳至於贏率之大則不然設以值百贏五爲率今增三分使之值百贏八則出麻之農計其成本每百贏八而售於漚工彼亦計其成本值百贏八而售於湅工如是而紡如是而績始之贏者計母爲率繼之贏者併子入母逐事遞增以視彼庸孰爲重乎譬諸稱息前者備息後者絫息（絫息者至於息期合息入母謂爲新母以起息也）故曰物值之貴起於增庸者微起於增贏者鉅而商賈製造之家不以云者利與人則分明利歸已則芒昧也

案自斯密氏成書以來計學家後起者有二大例焉其關於民生治亂之源甚鉅今譯以附於此篇之末一曰馬羅達之戶口蕃息例二曰理嘉圖之田租升降例

二家皆英人自其論出而計學之理益精審矣馬羅達曰戶口常法二十年自倍然而有不然者食限之也食限者何可耕之田易盡也夫曰可耕盡者非田盡也民日益庶則必耕下則之田其勞力費財同而所收日寡耶田之肥磽無盡亦必多費財力而所收不能比例而增且以益庶之故壤之可耕者靡不耕毋之可益者靡不益至於得不償勞而止此所謂食之限也而生齒之浸多往往欲過此限過則貧且亂焉不及則安且治焉蕃息之例如此理嘉圖曰當蕃息之日趨於其限也庸贏二率亦以日薄獨地之租率則以日增租之所以增者以腴地耕盡漸及瘠土故也國中之民數加多而母財日益雖贏率稍薄富者亦顧斥而為之前也費千金而收百石今也費二千金而收百五十石則後之千金所取償者不外五十石已耳且此既以千金五十石而可為則受田者以千金五十石為率過此之穫實以為租以與前人為競如是則往者費千金而收百石今乃倍費而收百五十石而其中五十石乃租稅也使彼不為則他人為之是通以千金收五十石

譯書院印

也而租率以之大進焉凡國生齒愈繁闢田愈下殖量既差名租遂異故腴田之租日增也（田之殖量視其壤之沃瘠一也視其處所之轉輸便否二也合之爲田之殖量）田租升降之例如此生事之難易民物之盛衰大抵此二例之行而已顧此之專以田爲說者蓋食者生事之大舉大則例其餘斯密氏生財三物曰地曰力曰母財地或曰業場斯密氏此篇斟酌於庸贏消長之間其言民生所以因之爲舒蹙者可謂備矣顧不兼業場而言則猶未盡也蓋不兼業場之廣狹而言之則物產之所分役財與出力二者若常有相軋之勢庸厚則贏薄贏巨則庸微不能兩利而俱存也而有用力同用財同在此則庸贏並劣在彼則庸贏俱優者無他業場之廣狹異也今若取母財力役業場三者優絀之間較而論之則民生不同可分爲四境焉一使其國母財富於力役而業場甚廣母財尙不足以盡之如是者其庸贏並優此美利堅之事然也二使其國母財富於力役而業場狹則其庸率大而贏率微此凡國兵燹饑凶之餘每如此者然以蕃息之例之行此

境不能久也。三使其國母財不足養其力役。而亦不副其業場。則庸率至微而贏率至大。中國今日之事正如此。其在往日印度已然。故英人得之。國以鉅富。四使其國母財不足養其力役。而業場又狹。不足盡其母財。如此者則庸贏並微。五十年以前。荷蘭義大里皆如此矣。此地力母三物不同相互為變之略也。又斯密氏之論世變也。分三際焉。曰進曰退曰中立。進者庸贏皆大。民生日蕃。中立則業場已盡。而庸贏皆微。其民蹶困。至於退。則不獨贏庸皆薄。且其民之受贏者將降而受庸。而受庸者之數亦日以寡。其民流亡。此為最下者矣。然三者之外。尚有一境焉。業場固廣也。而戶口母財之進。適與之齊。則庸贏不進。蓋業場雖日廣。而母財亦日增。國固日富也。而贏率不加大。次則業場母財並多。而戶口歲增。與之相稱。如是者國亦日富也。而庸率亦進。蓋庸贏之變。必三者有過不及而後形。且民情悅豫。必過進境而然。中立則憂。退益顛沛。故使其三者俱大俱小。而無過不及之差。則所居之國。雖誠日富。而其民殖財者可以幽憂。勞力者可以困殆。此又論世

發者所不可不知者也。抑更有進者。以一國之計而論之。則過庶患也。而過富亦惡。人但知過庶之爲患。不識過富之爲惡者。此不知計學者也。計學家以謂母財之與力役二物之判。在於過去即今之間。民前施筋力而積其收成之實。斯爲積畜。斥此以養後來之力役。則號母財。母財者。前積之力役也。故不僅現在之力役可以至於有餘。即前積之力役。亦可過於饒衍也。現在之有餘爲過庶。前積之饒衍爲過富。過庶者母財不足以養工。而庸率日減。過富者業場不足以周財。而贏率日微。庸率日減。則小民彫弊。戶口蕭條。贏率日微。則中產耗虧。閭閻愁歎。前之效私國民。後之效損國力。而其爲剝蟄之象則均也。如今日西國之患。便坐過富。母財歲進。而業場不增。故其謀國者之推廣業場爲第一要義。德意志并力於山左。法蘭西注意於南陸。而吳楚之間則爲英人之禁臠。凡皆爲此一事而已。此其所以爲爭之情。與戰國諸雄。與前代若中國之戎虜。大有異處。今之日謀人國家者。所以不可不知計學也。